

斯密安孟
大之自傳

耐廬居士書於
海上之靜妙園

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出版

斯密安孟大之自傳

每册定價大洋一角八分

郵費另加

繙譯者

孫美珠
李志實
韓鄭瑞生

潤詞者

許耐廬

校訂者

許善齋

發行者

廣學會

斯密安孟大之自傳目錄

先世來歷	一
幼年狀況	四
重生	一〇
崇潔	一四
崇潔後之情況	二〇
被招作工	二八
賴主得生	三四
奉主名宣道	三九
英國佈道狀況	五〇
經歷地點	五八

印度風俗之一斑	六三
模曲勒的神	七〇
拿納泰之慘禍	八〇
非洲之傳道	八四
晚年之工作	八六

斯密安孟大之自傳

孫美珠
李志實同譯

先世來歷

有一個黑種女子名叫斯密安孟大。生在奴隸時代。只受過三個月的教育。就能把自己的一生事蹟寫出來。我現在照他原文繙成白話。寫在下面。使看書的諸君可以得益處。

斯密安孟大之父 貝撒木耳



他說。我父親名叫貝撒木耳。母親名叫馬利亞。他們住在美國馬利蘭省。我在一千八百三十七年生在這地方。當時美國南邊的一般黑人皆作苦工。我的父母既是黑人。也就應當爲奴隸的一分子了。自然我和我的姊妹兄弟等等。也都是奴隸。但是我的父母並不同在一家作奴僕。他們二人各有各的主人。兩家的主人却都是很寬恕的。對待我的父母。我的父親性質忠厚。辦事不錯。很蒙主人信任。每星期中一次或兩次。把主人田產的出品帶到街上去賣。將所得的錢。替主人買些日用必須的物件回來。主人和主母因爲看他爲人誠實。有一天對他說。現在可給你一個好機會。爲你贖身之計。你每日把應做的工夫做完了。可以做自己

斯密安孟大之自傳

的工夫。我父聽了這話。歡喜的了不得。他每日把應做的工夫做完了。就跑到田間作工夫。直做到黃昏時候爲止。在晚上做掃帚和草蓆。第二日帶到街上去賣。所賺的錢。都歸自己。而且他要得自由。不獨爲自己得自由。更爲我的母親和我的姊妹兄弟們得自由。

我小的時候。自然跟着母親身邊。同屬於母親的主母家裏的奴隸。我真是好運氣。那主母特別的優待我。我對待他也很好。不過我這小黑人常常要發壞脾氣。每逢母親給我一塊麵包。倘沒有乳油或糖放在上面。我就不肯接受。若我母親不補給我。我必生氣。而且大哭。母親若要尋棍子打我。我還敢快決跑到主母面前。躲在主母的裙中。這樣得逃脫我母親的刑罰哩。所以我愛我的主母。勝過愛我的母親。還記得主母每星期日帶我坐馬車到禮拜堂做禮拜。又送我一頂綠色的縷帽子。又有小姐們送了幾件衣料。由我母親自己做。縫得極好。所以我常有好看的衣服穿。這時候我父親要贖我們。主母不肯。因爲有兩位小姐將要出嫁。主母又要把我和我的哥哥送給兩位小姐做陪嫁品。我的外祖母是個自由的僕人。極其熱心服事主人。但是年紀已大。他也不求釋放。不過常在上帝面前爲我們祈禱。使我們早得自由。上帝終究允許了我外祖母的禱告。隔不多日。美以美會開了一個奮興會。地點離主母家約有二十里。主母家裏有一位小姐。名叫西尼安。也赴這會。我母親陪着他同去。因爲我母親是專門服事他的。這位小姐是長老會的人。他和許多白種朋友看見黑人在禮拜堂裏哭泣認罪的樣子。他們以爲頂可笑。但是我們黑人在那幾天以爲頂快樂。每人覺得罪可赦免。大家同唱哈喇囉阿們。諸位曉得爲什麼緣故。我們這樣呢。就是因爲聖靈在我們黑人心。叫我們自覺所犯的罪。因此能設不怕羞恥在衆人面前認罪。但聖靈不獨在我們黑人心。也在白人西尼安小姐心中。使他與黑人一樣的悔罪。西尼

斯密安孟大之像



安小姐後來果然也不怕羞恥。站起來承認自己的罪。也唱着哈喇噃啊。他自己覺得得救了。這時候一般白種人因為他在禮拜堂裏不學白種人的樣子。反學奴僕的行爲。都很生氣。向他辱罵嘲笑。他却不以爲意。仍舊行他所當行的。

我母親快快樂樂回到家裏。又爲小姐的禱告。堅固了信心。不致失足。但是我主母一家人都惱怒小姐。說他不應當和黑人同做禮拜。更不應當大聲哭而認罪。後來小姐又要跟着我們黑人做禮拜。全家的人都不准他去。因此不許我母親服事他。家裏的人又引誘他換新衣服。教他跳舞。使他忘記做禱告。但是小姐一點不肯沾染這種惡習。全家的人格外生氣。小姐大

爲憂憤。忽然生了熱病。雖請醫生來診視。看護婦來服藥。侍終無效。我的母親這時候也在小姐身邊。祇聽見小姐對主母說。親愛的母親啊。我只有句話對你說。請你答應我釋放撒木耳的妻子。并他的兒

女們。主母聽了這話。立刻就叫我母親出去。又對小姐說。不要大叫。可以使你的病好起來。我母親聽了主母吩咐的話。立刻出去。就到我外祖母那裏。告訴小姐對主母所說的話。我母親和我外祖母二人同心同意的苦苦祈禱。所禱告的題目。都是爲釋放二字。在這兩三天之中。西尼安總是力求他的母親允許撒木耳贖他的妻子兒女。到末了那一天。我母親又去服事小姐。主母也在房內。我母親扶小姐在枕上。小姐又大叫說。我只有一件事哀求你們。就是使撒木耳一家人得着自由。他們回答說。放心。我們必定照你的話行。小姐既得着他們的應許。就快樂得很。他知道我母親頂會唱詩。他的頭靠近我母親的胸前。對我母親說。馬利亞。現在你可唱一首詩嗎。原來黑人最會唱詩。所以我母親就唱給他聽。而且我母親愛他勝過愛我們。不料小姐正在聽我母親唱詩的時候。他的寶貴的靈魂。已經被耶穌的寶血洗滌潔淨。進入天堂的門了。從此我全家的人都因着小姐的緣故。同得自由。不再做奴隸了。但是我母親不願意離開馬利蘭。因爲在那裏我們有許多白種黑種的朋友。我父母也有極豐富的工作。還有小房子一間。菜園一方。又有豬雞以及各種東西。又因爲白種人很優待我們。常送衣料給我母親做衣服給我們穿。所以無論怎樣。不願意遷居的。我母親善於治家。凡烹飪女紅等的事。我母親都能擔擔任。關於節儉二字。更爲注意。這不過關於家政一方面說。我母親更知道讀書的方法。每到禮拜日。他教我們讀聖書。他又預備極好的中飯和晚飯。在未吃以前。母親教我們做禱告。謝謝上帝。然後再吃。這是我家庭中的樂趣。

幼年狀況

我年八歲。跟着美以美會牧師的女兒。同進學校。纔不過幾個月。我已經和他們全家的人都很親熱了。他們一家人極其優待我們。我晚上回家的時候。就在報紙上剪出極大的字。放在母親旁邊。母親後來把幾個字母拚成一字教我。就如 the house 房子、the tree 樹、the dog 狗、the cow 牛。這些字就是我頭一次在我母親面前學的。我在那時也邀集了許多小朋友來。念給他們聽。使他們知道我所學的。在馬利蘭省。有一個規例。倘若一個奴隸要得自由。必定要先逃跑到別的地方一次。大約十天之後。纔能回來。這樣纔能脫離奴隸的苦。有些奴隸既脫離了壓制。仍可賣作奴隸。因為有些不好的白人願意得那已經自由的黑人爲奴。因此我的母親預備了東西。叫我父親逃到外省去。探望我的叔父。我父親於是出去。不過去了九天工夫。我母親心中焦急。不知我父親在外身體如何。終日不安。只坐在火爐旁邊胡思亂想。每天有許多農夫來問我父親的消息。又有一般可敬的白種朋友。極其贊成我父親逃到他省。更有一種人說。若是具撒木耳這樣做。將來別的黑人。也必要照樣行了。剛剛他們議論的時候。我父親回來了。於是黑白二種朋友。都忠心勸告我父親快快離開馬利蘭。并且指導他到片斯非利亞省去。說那省有一個財主。名叫羅約翰。家裏有良田數千頃。你很可能可以去得。我父親就聽從他們的話。投奔羅約翰。羅約翰待我父親很好。看待我父親如同朋友一樣。我父親極其快樂。也時時記得同胞在馬利蘭省吃苦。常常講給片斯非利亞的農夫聽。因此大半農夫。共表同情。欲盡他們的力量。使馬利蘭的同胞跳出苦海。他們的方法。就是暗暗帶他們到片斯非利亞省來。爲什麼緣故呢。馬利蘭省與片斯非利亞省雖然兩地相連。但是馬利蘭有買賣奴隸的風俗。片斯非利亞是禁止買奴。因此黑奴都逃到片斯非利亞。以爲可以免得受苦。依着美國法律。如有奴僕由本省逃到外省。外省的地方官知道了。應當仍叫

這奴僕回到本省。幸虧片斯非利亞省的基督徒肯幫助從別省逃來的黑奴。使他們避到北方堪那大去。因為那地方不是美國所管轄的（即名為黑人避難所）我的家也是在那裏。且可算為主要地點。無論大小事。都要由我門前經過。羅約翰常常暗中幫助我父親。因為他是本地的官。很有名的。我父親每日販賣馬利蘭的報紙。祇見報上宣佈黑奴逃跑的狀況。又看見報紙上畫了一個黑人。背了一個包袱。旁邊大書特書說。身高幾尺。面有傷痕。何時離馬利蘭省。往北方去的。看報諸君如能尋得此人。酬三千金。所以上自官府。下及庶民。都想發此橫財。有幾個白種人住的地方。與吾家相近。專以尋找逃跑黑人為生活。這一類的人。如同獵狗一樣。聽見什麼地方有黑奴的風聲。就立刻去捉。我父親既有羅約翰的保護。而對於聯邦裁判法律。又很為注意。故那些尋找黑奴的人。亦極其小心。不敢侵犯我父親的。到農夫收割的時候。我父親日夜在田間作事。一天不過睡一兩點鐘的覺。雖然這樣。他仍有精神作事。還能走四五十里路。路上若遇見了同胞。就帶他到平安的地點。我記得曾經有一次。在日中的時候。我父親領了手裏抱一個小孩。並跟著一個孩子的母親。一同回到家中。所以同胞遇着我父親。莫不感幸。因為我父親所救的人。沒有再被人捉去為奴隸的。我母親也最熱心幫助逃跑的同胞。有一回在半夜時候。忽有一個人在外敲門。父親應聲開門。母親因為有嬰孩在懷中。沒有起來。只聽見他們說。你這裏有沒有逃跑的黑人。讓我們進來找一找。母親聽了這一句話。立刻起床。拿了我父親的甘蔗刀。跑到門前。說阿呀。你們為什麼夜間跑到我家裏來。就用甘蔗刀亂打那些人。那些人都嚇走了。我母親又說。我不能睡覺了。因為我遇見了一般惡鬼。第二天早晨。我父親出去作工。我母親到鎮上去買東西。每遇一人。就告訴他。昨天晚上所遇見的事。過了幾個禮拜。我父親登了報紙。詳說有一魁梧奇偉的黑奴。躲在

我家鄰居有許多偵探守着。以為我家收留此人。不知此人用何妙法逃脫。仍望看報諸君注意。這事尋到了定當重賞。以明真相。一天早上。我父親餵豬的時候。忽然看見四個人騎馬而來。便低聲呼母親說。有四個人騎着馬來了。如何是好。可憐這同胞還是住在我家的樓上。我母親急忙把這人放在牀裡。用稻草墊子蓋着。然後叫我弟弟睡在上面。騎馬的人果然進了我家屋子。內中有一個官。曾做過我父親的主人。我父親認識他。所以接待他們極有禮貌。父親問他們說。我能為諸君做什麼事。他們回答說。只問你知道逃跑的黑人現在在那裏。你把那人隱藏了嗎。父親回答說。若是我說沒有。諸君定不相信。請諸君到我房裏去看一看罷。我父親外面雖然如此大膽說話。其實還不知究竟我母親如何辦法。四人中間有一人說。我們進去沒有意思。不如你老實告訴我們罷。因為我曾經聽見人說。你的妻子頂狡猾。我父親說。我不能說是。也不能說不是。你們見了他的面就曉得了。我母親聽得他們所談的話。立刻開了門。臉上顯出一種威嚴而有禮的樣子。對他們說。請諸位進來罷。這些人笑着。臉上又顯出羞愧的樣子。跟着我母親到了廚房。又到小房。後來上了樓。看見我弟弟睡在床上。對我父親說。撒木耳。這牀上有一小黑子。你要賣多少錢。我父親笑着說。這是錢不能買他。我母親又說。諸位先生。請仔細看看各處。他們回答說。你沒有行詭詐。也就罷了。他們又說。撒木耳。我實在知道。你沒有隱藏黑人在你屋中。父親說。現在你們可知道我的真假了。後來那些人離開了我家。騎馬向北方去了。那馬跑得真快。我想他們定規一路走一路思想。而且要詫異的。了不得。這時候我一家人極其快樂。一因為我們小孩子極其靈敏。毫無怕懼之心。二把可憐的同胞救出來了。後來那人從草裡爬出來。真像小孩子那樣大哭。我父母不敢再留他。就送他到堪拿大境內去了。又在黃昏時候。遇着一個奇偉的同胞。從籬笆上爬過來。我父

親說。朋友久達了。那人驚着說。我不知道你是我的恩人。還是我的仇人呢。但求你發出惻隱之心。憐救我罷。父親說不必怕。我必保你平安。那人才覺安心。坐下來談他的苦楚。說他的主人有一個果園。種了許多甘蔗。每次榨取甘蔗水。盛在一個木桶裏。然後放在鍋中熬糖。但是他的脾氣不好。一生氣就要責罰我們。或賣掉我們。有一次在半夜的時候。我應做的工作已經做完。我因為困倦。躺臥牀中。竟睡沈了。鍋子裏的糖水都已經燒焦。我的主人氣極了。就要賣掉我。他拿手銬把我的手鎖起來。放在地窟裏。直要等到有買主來才放出。那一天。我主人全家在飯堂裏吃飯。我主人正在喝酒。他的女兒是一個基督。把自己吃的東西私下送到地窟裏來給我吃。後來他的父親喝醉了。小姐就解開了我的手銬。又給了我許多洋錢、食物。囑咐我跟着北斗星走。我依他的話走了三個星期。食物吃完了。我就吃水果。只在夜間行走。總不敢在白天走路。他講這些話的時候。時候已不早了。我父親就留他暫住我家。因他的腳已經受傷。等傷好了。容他再走。我就送熱水給他洗腳。我母親又每日替他預備些飯菜。他非常之快樂。後來我父親也將他送到堪那大去。

我有一個姨母。住在馬利爾省的邊界。只有一個女兒。名叫以斯帖。年齡十歲。我姨母雖然不是奴隸。仍終日在外間爲人作事。因爲不放心把我表妹一個人丟在家中。就將他寄在我家。表妹也歡喜在我家。和我們共處三年。我們非常快樂。後因姨母接連生了兩個兒子。叫表妹回家。照應小孩。姨母仍舊出外間作事。三個孩子在家裏。自然難免吵鬧。姨母回家。就把表妹以斯帖打得要死。幸虧鄰舍走來解勸。表妹乘機逃走。姨母就寫了一封信給我父母。說他的女兒壞得非常。現在不知那裡去了。請我父親替他尋找。我聽了這個消息。對父親說。可否讓我到姨母家裏走一趟。路費我可向我主母借工洋五十元。我

既得父親的允許。就動身。我才到姨母家。姨母說。表妹在胡家。我猜想必已被賣。隨即前往尋找。一路思想。他生來是一個自由的人。今日既賣作奴隸。我願代他贖身。我就去問那地方的官。官說。你是他的什麼人。我答說。我是以斯帖的表姊。官說。你姨母待你表妹太刻薄。以斯帖逃到胡家。算是去避難的。那曉得你姨母已賣他作奴了。我聽了這話。立即尋到胡家。腹中雖然飢餓。仍向前走。直找到了胡家。看見表妹在田中作工。忙的了不得。我再想不到黑人在亞美利加有如此之忙。如此之污穢。像以斯帖這樣。我對胡君說。這孩子是生在自由地的。胡君答說。我知道他不是奴隸的後代。但他既賣給了我。我不能不叫他作事。唉。我拿四十元買他。他不能做一點有用的事。真是懊惱的很。我對他說。我可代他還你的買價。但是要我一時拿出來。是一件難事。胡君就拿着一根鞭子大聲說。不能如數拿出。不得出我的門。我怕他連我也打在內。心中極其害怕。這是因爲我年紀還輕。胆小之故。若我是在壯年。定不付這一筆費。只要等他到房裏去睡覺的時候。就可以設法救他。那時我心中憂愁。因我已欠主人五十元了。現在又要爲他贖身。如何是好。正在急的時候。胡君的兒子進來了。掉了一捲紙在地板上。我以爲是雪茄烟。再近前一看。那曉得是三張一百塊錢的票子。那時我想。我若送還胡君。不過得了他一塊賞錢。不如等他兒子來找。我再還他。恐怕他能謝我洋五十塊。也未可知。但魔鬼說。這是好機會。先將這筆款子存在銀行。然後再拿五十元出來。作爲表妹贖身之費。不是更好嗎。我說不能說謊。定要等他兒子來找。可以得他謝金五十元。等了一刻。胡君的兒子果然來了。我就把這款子如數還他。他稱讚了我一番。且免掉我表妹的贖身費。這一段不過略述黑奴的狀況。因肉體要享自由。受了種種痛苦。誰知這些同胞。救出之後。仍爲罪奴。豈不知耶穌是上帝獨生子。降世爲人。釘在十字架。是要使我們成爲良美的人格。還要不

做好人麼。我盼望世人打靈魂的仗。無異於打肉體的仗。那就好了。

重生

我十三歲的時候。就赴奮興大會。會中祇有我一個黑色女子。有一位信主的小姐。雙手抱著我的頸項。向我說話。叫我到聖台上去禱告。我就依他。他很熱心的爲我禱告。那時我雖無知。但我也能盡力做禱告。禱告完了。我竟不能站起來。因爲我很害怕。似覺有一道光在我面前。雖然如此。我終究站起來。慢慢的走了。走的時候。心中確已平安。既回到家裏。就立意要作天父的僕人。併常住在他的裏面。所以我雖在做事的時候。也要唱詩。不久就入了教會。第一次禮拜日清早。去赴禱告會。散會後一路思想。我是一個用人。若常常赴禱告會。回家不免要遲。回家遲了。料理中飯也要遲。那末我的主人不但要辱罵我。恐怕還要辭我了。又想禱告這件事。沒有甚麼幫助我。反使我回家受苦。因爲這個緣故。從此禮拜日不赴會了。我無事的時候。一味歡喜玩耍。以致對於基督教的心。也就漸漸冷淡了。雖然如此。我還禱告。還讀我的聖經。且時時注意尋找別人的錯處。以爲自己所作的。還比他們好些。常說他們都是假冒爲善的。那時我的驕傲脾氣。竟把我的天真包裹起來了。正如一件美麗的衣服。沾染了污穢一樣。

後來我看見一本書。題目是『非基督徒和基督教牧師談話』。我覺得很有興趣。非基督徒說。我從未聽見過真理。真理是虛空的。書看完了。祇覺得非基督徒的話。極其容易入耳。因此更疑惑永在的上帝。我就到處說大話。使人知道我的學識。比他們多些。有一天下午。我和我的姨母走路。經過一橋。寬約四丈。看見太陽落山的影子。映在水中。姨母說。奇哉。上帝創造天地萬物。各樣都要顯出他的美觀。我聽了。

不耐煩。就說：你怎樣知道這是上帝創造的呢？我姨母瞪目望着我，覺得我這話蠢極。他頓足說：你不要再同我說那樣子的話。我也不要和你談話了。你有好基督徒的父母，他們可以教訓你。我聽了這番話，實在感謝上帝，使我的姨母對我發怒。若是他和我辯論，那是我頂歡喜的，因為魔鬼必定照例來幫助我的口才，使我仍屬於他的網羅裏面。現在姨母這樣生氣，使我沒有辯論的餘地，我不能不回頭猛省了。從此以後，我就用心看書，不看不好的書，要看一切合乎真理的書，如聖書一類的。

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九月裏，我和德分結婚。我的父親嫌我年紀太小，但是德分口才很來得，常常誇獎我。我就信了他的話，嫁給他了。他雖讚美基督的道，怎樣的好，但他並不是教友。他的行為與講話兩樣。我常常喝酒，性情乖僻，很不講理。我生了兩個孩子，大的是兒子，死了，第二個是女兒，已經出嫁。現在還活著。我生他的那一年，我生了一場頂重的病。我父親替我請醫生來治病，醫生說：這病不可療治。他很憂愁，恐我死了，靈魂不能入天堂去。我父親就說：我的孩兒啊，醫生說你必定要死，他們不能醫治你了。你祇好向上帝祈求罷。我說：唉，我不能祈求。我只要睡覺。我的靈魂好像已經離開我的身體了。我就得了一個異象。我看見牀邊站着一位好看的天使，張開翅膀，用他的手表示憐愛的意思想，說你必定回去。共說三次。後來我回去了。好像到了一個奮興會上。講台上有了一本聖書。這本聖書是翻開的。我就站在講台上講經。所講的題目就是：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，就要吸引萬人歸我。我講的時候，會中男女老幼攏總的人都為他們的罪哭泣。後來我睜開眼睛的時候，覺得我的病有轉機了。自從那時起，我知道上帝為着我的宗旨救了我。就是顯露我真正的懊悔。因為我十三歲時都是胡裏胡塗做基督徒。我回想那時真是好玩。有時把牛送回家，一人躲在田角上禱告。我的志願就是要重生。但是我充滿了。

驕傲。我常說。我不歡喜在衆人面前認罪。又不歡喜在聖台前禱告。以爲果然誠實信靠上帝。無論那裏上帝一定祝福你。所以我總不願意到聖台前去的。因此我每天祈禱。雖和魔鬼爭戰。總要依我的志願而行。我以爲我雖是一個罪人。但是總不像美嘎巴佈那樣的壞。因爲我常常住在第一等人家。又常常和第一等人家的僕人做朋友。

有一天晚上。本地有奮興會。我去聽音樂。就坐在門口。那時台前充滿了許多有罪的人。我受了他們的激刺。不知不覺也站起來走到台前。我走的時候。忽又想起。我會經說過。不到台前做禱告與認罪。爲甚麼要跟他們走。因此轉面向外走了。看看路太遠。不便出去。無法可施。只好跑到台前跪下大聲禱告。說上帝啊。憐憫我能。那時我心覺得忽然平安。但是不知道怎樣用我的信心依靠上帝。因爲他已饒恕我的罪。併賜平安與我了。到第二天。我本想辦我的新裝飾。爲了這個緣故。定要節儉用我的錢。爲將來買一頂白色草帽。用粉紅絲帶滾在帽子上。做一件粉紅衣服。遮蓋短衫。再買一雙白色光亮靴子。靴子前面還要釘一塊黑尖了。唉。現在不必爲裝飾打算了。我要做禱告。撒但說。你是如此有罪的人。自然上帝不聽你的禱告。起來罷。你再試一試。也沒有用處了。後來我思想上帝所創造的。沒有一樣後來不犯罪。除非遵從他的命令。他才可以作中保。所以起頭說太陽呀。你總不像我這樣犯罪。你是常依着你的地位。按時出來。按時落下。你可告訴基督說。我是一個可憐的罪人。星呀。月呀。你們總不像我這樣犯罪。你可告訴基督說。我是可憐的罪人。風呀。你總不像我這樣有罪。你常常遵從上帝吩咐。因爲你按着他的吩咐。括風。你可告訴基督。我是一個可憐的罪人。

有一天我祈禱的時候。忽想起我的春季衣服。我告訴上帝說。若是上帝幫助我。使我重生。我將要除去

這白色草帽子和白色靴子用一塊黑尖子釘在前面了。後來我站起來。坐在桌子旁邊思想。下半年專爲我主人燙衣服。魔鬼說：你不是要祈求重生嗎？我答說：是的。又說：你真是誠心祈求麼？答說：是的。又說：你每日讀聖經又禁食。你真是要重生麼？答說：是的。魔鬼又說：這樣看來。上帝果然願意感化你。必定早已成功了。因爲他作他的工。是頂快的。我看他不肯感化你了。可以休矣。上帝不要你了。他也不聽你的禱告了。我聽了他的話。我就不願做禱告了。因爲無法可救我的靈魂。我讓他去下地獄罷。後來似有微聲說：再祈禱一次。又有一聲音說：不要做禱告。沒有什麼用處。我答說：是的。我將要：我要：但是我已打定了主意。今天下半年。必定要尋求得救的門。不然。我情願死。我站起來。先放茶壺在火爐上。又將桌子椅子放好了。擺上各樣食物。祇有麵包和奶油沒有擺上。又在茶壺裏放了許多茶葉。現在每樣東西都齊備了。這樣到了吃晚飯時候。他們能自己切麵包泡茶吃。我可不問了。我就再到地窟裏禱告。設若有人叫我。我總不答應。我跪在地窟的地上。禱告說：上帝啊。憐憫我的靈魂。我不知道怎樣祈求。魔鬼又說：你禱告過。我又禱告說：我的上帝。祈求你憐憫我。我願終身服事你。魔鬼又說：算了罷。有什麼用處。你從前已經說過了。我又禱告說：上帝啊。若是你饒恕我的罪。求你使我知道真理。情願永久服事你。又禱告說：上帝啊。我要有相信你的心。求你賜給我。那時使我可以卸去我罪的重擔。使我的靈魂充滿了快樂和光明。像洪水那麼大。又說：上帝。我相信我已知道怎樣向你禱告了。因爲已有一陣像洪水那麼大的來了。我站起來。覺得我重生了。我說：我是重生了。連說了三遍。又說：我從頭到脚。都像新人。正和剛從母腹中生出來一樣。我跑到廚房。我在鏡子中照了一照。不知道我改變了我的面色沒有。我望着鏡子。照着說：榮耀哈喇囉啊。我的心已重生了。我真快樂。有點情不自禁的光景。房間裏雖沒有人。我一人

在房間獨自唱詩。因為心中充滿快樂。所以我不能安靜了。在這一禮拜。我天天快樂。但魔鬼又說。你沒有憑據表示你的重生。我又禱告說。上帝我想你已使我重生了。但魔鬼又說。我沒有看見你重生的憑據。我又禱告說。上帝啊。你是可讚美的。求你賜給我憑據。哦。我明白了。那時上帝已給了我憑據了。什麼憑據。就是我在憂愁困苦的時候。撒但常來試探我。使我受許多的苦。我竟能抵擋一切的試探。所以我知道上帝已感化我。使我重生直到永遠。所以我從此不疑惑了。我又記得一節聖書說。你們所受的。不是奴僕的心。仍舊害怕所受的。乃是兒子的心。因此我們就呼天父。唉。我的生命猶如一隻船在海中受狂風的打擊。幸有鐵錨使他堅定了。什麼鐵錨。就是現在有基督在我心中。使我信心堅定了。所以讚美說。哈喇囉。啊。獨一無二的主。我的天父。你已救了我。啊們。啊們。

崇潔

我悔改以後。還在外面當僕人。因為那時南北戰事未了。我的丈夫出去打仗。不幸他和許多人都死在戰場上。過了幾年。我又遇見了一人名叫斯密雅各。他是美以美會的牧師。在我做寡婦的時候。還有一個女兒與我度日。這女兒名叫美玉。我既是一個僕人。我的女兒自然不能與我同住。所以把他寄養在別人家中。我每月所賺得的錢。正好供給他的費用。我想無論那一家。定必優待我女。因為我給了他們錢。他們總當盡一點心。那曉得他們竟沒有良心。祇看著銀錢的面上。收留我的女兒。對於衛生一方面。毫不講求。這事有甚麼證據呢。我每次去看我的女兒。總見他的頭手和全身都是污穢的了。不得簡直使我不忍心看他。因歎道。他的命真真苦。自從他出世到現在。竟從來沒有

得着快樂的家庭。因爲父親在世。不是基督徒。既不是基督徒。家庭就沒有快活了。他父親死後。更不用說了。我因着我女兒的緣故。我願意嫁一個基督徒的男人。使女兒可得着基督教家庭的樂趣。因此我默思斯密先生的爲人。他既是一個牧師。定必是講情理的人。我將來也願意做一個女佈道士。我若許配與他。我們二人同作一樣的工夫。專門領人得救。將來我們的家庭。豈不像天堂嗎。因此我會了斯密先生。把我將來的志願告訴他。又述說我病危要死的時候。曾經得見異象。預先表明我要作女佈道的工夫。斯密先生聽了這番話。他和我表同情。他說他要赴非拉得非亞的美以美會的年会。我聽了他的話。心中十分暢快。但是我不能自決。可否就跪下祈禱。使上帝開導前程。好像有回聲說。不可。我想大約我聽錯了麼。這事上帝必定說能行的。可算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了。後來擇了結婚的日子。竟嫁給他了。

光陰過得真真快。不覺年会日期到了。各牧師踴躍赴會。獨有我的丈夫冷淡的很。竟不赴會。在年會的末一天。監督代表要讀各牧師的分發單。我仔細聽完。確沒有我丈夫的名字。我驚奇的很。便默禱說。上帝啊。我必怎樣做才好。因爲我沒有聽到我丈夫的名字。既回到家裏。就問他不赴會的原因。他告訴我。說我本無心做一個牧師的職分。我說我的志願。先前不是曾經告訴給你聽麼。你爲何答應我呢。這樣你太欺負我了。他說這實在是我錯。但是當時我怕你不肯嫁我。所以我不告訴我的真意。唉。我的命好苦呀。我願意做一個牧師的師母。就是願意做傳道的工夫。現在我不能傳道了。雅各這時候在家中。性情怠惰。不愛做事。我祇洗衣服過日子。過了一年。上帝不但賜我平安。且賜我一個男孩。因名偉理。過多時。我丈夫在紐約城的大公館裏當了一名馬夫。因此我們也搬到紐約城。初到那裏。沒有一個認識

的人。我丈夫又不願意我做禮拜和教內的一般人聯絡。祇有一事是我終天所做的。就是洗衣服。從晚上直到天明不能休息一刻。我吃盡他種種的苦。真是一言難盡。

有一天早上。我正在洗衣服的時候。忽然心痛。昨天晚上我的苦已不能受。今日怎能再受各種的苦呢。就跪下禱告。述說苦況與上帝聽。正在禱告之際。來了一位熱心的鍾奶奶。等我禱告完了。見我雙淚直流。他喊我說。安孟大有什麼困苦事在你心中。可告訴我。我老實說了一番給他聽。我說。終日洗衣服得錢度日。親自烹飪。爲的要使我家成一快樂家庭。不料我的丈夫反不見情待我。非常不好。所以我心中難過。鍾奶奶說。我的丈夫也是這樣的。我們二人所受的苦彼此差不多。何以我能勝過這苦。皆因聖靈降在我心中。使我崇潔。又賜我持久的能力。所以我纔能忍受。這持久的能力。也是你所必須要的。我說。不知道怎樣叫作崇潔。怎樣叫作持久。怎樣爲我所必須要的呢。這時鍾奶奶已經走了。我靜坐一息。回想過去的事。我便知道我所祈求的求錯了。因爲我常求上帝使我脫離魔鬼的試探。又因爲我常常得全身的苦。就是怕我的丈夫。從來沒有用真實的心向上帝祈求。也沒有祈求上帝賜給我持久的能力。自然上帝不聽我的禱告了。後來我站起來。進了房子。再跪下祈禱。祈求聖靈賜我有長久的仁愛。趁我丈夫沒有回來以前。使我得着。免得我丈夫回來不能忍受他的虐待。還像昨天晚上一樣。

我常常這樣度日。實在苦惱的很。因此又想我的丈夫。比我聰明些。他曾經受過教育。他常辯論『重生與崇潔的道理』。我真說他不過。就祈禱說。上帝啊。求你使他到親戚家去游玩一月工夫。直等到我得着堅忍的心。再使他回來。因爲他住在家中。難免要妨礙我所應得的福分。所以求上帝差他出去。使我得着所當得的。這樣禱告。大概有一禮拜之久。有一天在十點鐘的時候。我正在洗衣服。抬頭一望。忽然

看見他站在我旁邊。我驚問說：你回來什麼意思呢？是否主人出去了嗎？他說：不是。因爲主人家裏有一個廚夫，薦他的姪兒來幫着我看馬。一星期後，廚夫對主人說：我的姪兒工錢只要十五元一月。主人就對我說：你的工價每月四十元太貴，好不好減到十五元？因此我就離開我的主人。我聽了他的話，害怕的很。若是他曉得我每日爲他祈禱，必定要辱罵我了。因爲他是一個好馬夫，主人向來重用的。後來過不多時，他說：在離紐約城六十里遠，尋得一事，每月工錢五十元。還有一間小屋居住，每月還給我兩噸煤、一桶麵。我心才平安。他又對我說：現在我們可以搬家。我說不可。明春再搬。他說：定要搬的。我只好老實告訴他不搬的原因：一因你作事沒長性，二待我沒愛心，三現在冬天到了，這城裏有許多衣服可洗。若搬了家，今冬不能作一樣事。因爲那裏一個人也不認識，無事可找。若到明春，你要我去，我一定去。那裏若沒有衣服洗，我可以種菜。因爲春季是百物發生的時令，菜易生長，賺了錢可以度日。不是很好麼？他聽了我的話，知道我實在不願意去。他就氣忿忿的叫他的女兒女婿同去作伴。這女兒是他的前妻生的。她本來和我不投機的。現在她夫妻二人去，是頂好了。後來我丈夫隔一禮拜來看我們一次。我等丈夫到鄉下去了。我又向上帝祈禱，說我丈夫走了，請你賜我崇潔的信心。他無論如何待我，我總忍耐，總不失去你所賜的福分。

有一天早上，我正收拾房間，忽有微聲對我說：今日是禮拜日，你可到圭尼蘭美以美會禮拜堂聽印斯約翰牧師講道。我回答說：上帝啊，我必定去。我每逢禮拜日特別起得早些，因爲要弄早飯。我女美玉九點鐘要到學堂裏作主日學。我又要收拾房間，預備中飯，併做幾樣有味的菜，爲什麼禮拜日才弄好菜？因爲平日我要洗燙衣服，倘做了菜，恐怕衣服上惹了氣味，所以平日一樣好菜都沒有的。祇有禮拜日

的中飯比平常好些。中飯預備好了。替我兒偉理洗澡。安放在搖籃裏。又跪下禱告說：「上帝啊！求你使孩兒沉睡。直到我回家才醒。」又求你使我丈夫回來。不要因為我不在家發脾氣。這時候美玉從主日學回來。我對他說：「須做好人。可在你弟弟旁邊讀主日學。弟弟哭了。不要抱他。只須搖一搖就是了。」若你的爹爹回來。可告訴他說：「今天有好吃的中飯。」且說媽媽不久就要回來了。美玉年紀雖祇十三歲。但極其聰明。凡我所告訴他的事。他都能做到。且能小心看守煮飯。不至燒焦了一切的事。都囑咐完了。我才放心去做禮拜。先經過頭一個禮拜堂的門口。魔鬼對我說：「若是你丈夫比你先回來了。他一定要罵你。你不如在這裡做禮拜罷。」因為這裏距離你的家近些。我回答說：「可以剛要進去的時候。忽有聲音說：『不可你須前往。』所以我往前走過了幾分鐘。魔鬼又說：『前面是長老會禮拜堂。這長老會的禮拜堂是你常常去想來的。且比美以美會禮拜堂近一里路。今天你不會就在這禮拜堂做禮拜麼？在這裏做禮拜有兩樣好處：（一）這禮拜堂裏的人待黑人很好。（二）比圭尼爾禮拜堂近一里路。我又說：『是的。我要這樣做。』我正要打算進去。又有善聲對我說：『不可你當前往。不可稍待。』我說：『上帝啊！輔助我。』魔鬼又說：『今天約翰不在那裏講道。已到別的地方去了。雖然他如此對我說。但我總不忘記那善聲對我所說的話。盡力前進。』一直到我所要到的禮拜堂。我才進那禮拜堂的門。約翰正在做祈禱。我私心說：『魔鬼說謊了。我輕輕走進去。坐下默禱。因為這時候有幾分鐘安靜。大約老魔鬼知道他自已撒了謊。不敢來引誘我了。在這裏的人。盡是白人。祇有我一個黑人。但他們待我頂好。』約翰先生禱告既畢。讀了幾節聖書。就是說：『我們要做一个新人。要照著上帝的形像造的。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。』這是他演講的題目。我聽了這話。好像對我說的。所以我注意聽他的講道。正在聽得有興味的時候。似乎聽見我孩子在家中哭了。魔鬼趁

此機會用微聲說。你不是囑咐美玉切不可抱着孩子。他現在已抱起來了。我聽了他的話。心中很爲驚嚇。又有善聲說。你要信靠上帝。我說是的。我是依靠上帝。因爲我現在正食生命糧食的時候。又覺有孩子大聲的哭。我想這聲音全禮拜堂的人都要聽見了。魔鬼又說。偉理的爹爹回來了。美玉又沒有依着你的話告訴他。你回去定要挨罵了。我這時候恨不得飛回去才好。又有善聲說。你曾說依賴上帝。我又說是的。因此又坐着聽道。又覺得孩子大叫。因爲魔鬼說。美玉抱他跌倒了。已受了傷。我站起來就要回家。我想坐在禮拜堂裏沒有一點用處。善聲又說。你曾經說依賴上帝。不必疑惑。我說是的。即使孩子死了。我仍依靠上帝。此時印斯先生說。設有人在這禮拜堂心中不安。若是有了聖靈在心中。就要失掉一切可怕的事。要知這不過是暫時的。我想這就是我。因爲我怕孩子的爹爹罵我。所以心中不安。印斯先生又說。聖靈在人的靈魂裏。猶如人的身體。依賴空氣得生活一樣。設若一人終日作事。沒有一時休息。那人到了晚上。必要困倦。我又私答說。這句話也是對我講的。不錯。因爲我終日洗燙衣服。到了晚上。自然困倦了。印斯先生又說。在你睡覺的時候。恐怕停止呼吸。要想法子保守自己的呼吸嗎。我答說。我却不想到怎樣在夜裏保守呼吸。先生又說。既不憂愁。夜間停止呼吸。也應當不憂愁。聖靈在你心中。只要你真能讓聖靈進入心中。他也願常住在你的裏面了。我答說。我明白了。此時聖靈好像海中的波浪。推動了我的心。又聞有一種聲音像鈴聲一般。這聖靈既住在裡面。上帝亦住在其間。我想但不知上帝在我心中做什麼。聖靈說。他要將各樣的計謀。各樣攔阻人認識上帝的那些狂妄事情。一概打破了。又將人本有的心。從魔鬼那裡奪回。使他都順服基督。因此我忽然覺着心中有說不出的聖靈的仁愛和平。尊貴和榮耀。我就要大叫說。哈喇嘮阿。魔鬼又說。這是白種人的禮拜堂。你不能這樣大叫。若是你這

樣大叫。他們必定趕你出去。我說。我雖然是一個黑人。但我知道做禮拜的規則。自然我要安靜。又聽印斯先生說。人必須有信心。有了信心。就必得着清潔。他的罪得着赦免。又問。現在你們願意接受嗎。我心中說。自然我願意接受。印斯先生又說。人得聖靈是忽然得的。譬如一間房子。黑暗的。忽然點了一盞燈。就光明了。那時我覺着我的黑暗靈魂。忽然充滿了上帝的真光。但我仍不敢和別人說話。我怕得罪他們。忽有微聲說。在上帝國裏。不分猶太人。希利尼人。自主的。爲奴的。或男或女。因爲你們在基督耶穌裏。都成爲一家人了。我聽了這話。竟把我怕白人的心忘記了。我知道天父的兒子。若叫誰得自由。誰就真得自由。我真知道我已得了自由。因即大聲唱哈喇囉阿……讚美上帝。聖靈的榮耀充滿了我心。後來回家。開了門。走進房內。看看偉理仍睡着。我就問美玉。爹爹會回來否。答說沒有。又問偉理睡得好嗎。他又答還沒醒過。我告訴他說。美玉呀。現有聖靈住在我心中。我是屬聖靈了。美玉驚問。真的嗎。我應聲說。是的。因爲我知道聖靈的生命確在我身上。哈喇囉阿。

崇潔後之情況

我的丈夫回來的時候。我就兩手抱住他的頸項。告訴他聖靈怎樣使我心中清潔。他立刻和我辯論。但我不和他辯。他又說。你既得聖靈在你心中。何以不能回答我所問的。照這樣子。我怎能相信你是受過聖靈的人呢。唉。我可憐的丈夫。常常這樣煩惱我。我祇因受了聖靈的恩賜。不肯和他辯論。他反向我生氣。我沒有法子。祇好哭着爲他在上帝面前禱告。這時候魔鬼離開我已有一個禮拜。不料他又像作賓客的樣子對我說話。他說。無論什麼人。既屬了靈。凡靠近他的人都應當好些。我說。這話實在不錯。魔鬼

又說。但是偉理的爹爹。非但不好。反格外的壞。我不懂這是什麼緣故。答說是的。我也想他應該爲我歡喜。因爲我將來可依靠聖靈盡力助他。魔鬼又說。你有何憑據表示你已屬靈呢。我是不相信。這時候我正在燙衣服。聽了他的話。立刻放下熨斗。跪在耶穌面前。我說。上帝阿。我想你已經使我屬靈了。但魔鬼說。我沒有憑據。上帝啊。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向你祈求。請你在這一件事上。給我一個確實的憑據。可使魔鬼不再來和我打仗。禱告後。我安靜跪着。似乎聽見回聲說。你要勸那曹小姐悔改。我說。上帝。這是真實的憑據。表明上帝清潔我的靈魂嗎。我再求上帝。使曹小姐在禮拜前一日悔改。於是我才起來。又去燙衣服。魔鬼又說。你要那女子悔改。你應當去看那女子。和她同禱。我不是不歡喜去。我怕偉理醒後就哭。我還有許多衣服要燙。魔鬼又來試探我說。你既不能確實知道她是悔改。你總應當去看看她。我說。曹小姐雖是一個頂好的女子。但她不是基督徒。非細細勸她。不能使她悔改。可惜她現在害病很重。她的姐姐爲她靈魂憂愁。請我們爲她禱告。我們已爲她盡心禱告了。

有一個禮拜日早上。在禮拜堂收捐錢的時候。有一個朋友輕輕的對我說。斯密嫂子。曹小姐已經受了聖靈的感動。她的靈魂得救了。我也輕輕的問他說。什麼時候。他說。昨日下午。這些話到了我心中。好像說這就是你的憑據。我說。上帝。我感謝你。因爲你聽了我的禱告。給了我一個真實的見證。表明上帝的心靈已使我清潔了。從此以後。魔鬼雖屢次來試探我。但再也不能用他的老臉說。聖靈沒有潔淨我的心。我又尋得了一種理由。覺得無論什麼恩賜。上帝給你。不是一次就了。你切不可自以爲滿足。你須天天學習。多知道自己的弱點。更要知道憐恤別人的苦處。就是要隨時得着上帝的力量。可以幫助一切同胞。

禮拜六。是洗衣服的人最忙的一天。這一天早上。我掃過房子後。把畚箕遞給我女美玉。叫他拿出去。倒在路旁垃圾桶內。她回來說。母親有一個人把幾本書丟在垃圾桶內。我可以帶來家讀嗎。我答說。不可。別人家不要的東西。拿來做甚麼。但她暗暗的拿了三本書回來。藏在櫥中。熨斗後面。等到禮拜一。美玉上學去了。我又要燙衣服。看看那熨斗已不在原地方了。又尋得了幾本書。我說美玉不聽我的話。我應該責罰她。說了。翻開這書看看。委實是好論的。是兒童生理學。還有人的身體圖畫。在書上指明消化器。呼吸器等位置的所在。而且攏總的字。都使我容易領會。我看了這些圖畫。我說上帝造人何其奇妙。設若我的背或手臂疼痛了。吃藥的時候。必須從口進去。入腹後。才能按着次序。經過全身。到所要到的地方。我想上帝既生我在這世界。我有病。可以不吃藥。上帝就是我的醫生。祇要求上帝保佑好了。從此我平安有一年零八個月的工夫。沒有吃一次藥。上帝訓導我也極其奇妙。如同肉身的父親一樣。有時我因洗衣服用力出汗。坐在門和窗子的中間。乘涼。聖靈即微聲說。你坐在這穿風的地方。不合衛生。我說。我現在熱到這個樣子。祇要使身體舒服。何必顧到衛生。直到我頭痛了。我就說。上帝求你饒恕我。因為我沒有好好照應身體。請你減輕我的痛。諸位啊。你們懂得上帝的愛和忍耐嗎。他的愛和忍耐在我身上。真太奧妙。連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他常時祝福我。我笑說。上帝你如此愛顧我。醫治我。使我在洗衣服困倦時候。仍能身體強健。我將來總不要吃藥了。又使我得着公道。不但醫我的身。還醫我的心。哩。後來不幸我傷風了。我因為上帝做我的醫生。我不願吃藥。祇是一味做禱告。那知道我的病愈加利害。唉。我不知道怎樣祈求才好。我終夜咳嗽。竟不能睡。骨頭又疼。我已成了熱症。且十分利害。又祈禱說。上帝啊。你不是常常醫治我的麼。為什麼緣故。我的病這樣厲害。連頭都不能抬了。倘若我平日做錯了事。求你

饒恕。要爲着耶穌基督的關係醫治我的病。我等了幾分鐘的工夫。回聲說。若是上帝要你去請醫生。要你吃藥。你願意嗎。我說不願。你不是常常不用藥醫治我的麼。爲何要我請醫吃藥呢。上帝又說。若是我自己的意思。要你求醫吃藥。你願意嗎。我說。上帝能不用藥醫好我。所以我不要吃藥。於是回聲又說。你固執你自己的意思行事。以爲就是上帝的旨意。你是錯了。現在上帝要你吃藥。你還不順從他的旨意嗎。我大叫說。我本不要吃藥。我怕苦。今上帝既要我吃藥。我不敢不遵。因此遵了上帝的吩咐。吃了藥。果然痊愈。但是我的朋友。還是不相信吃藥。他們還說。上帝是我們的醫生。從此以後。我不敢這樣固執了。不過有些平常小病。不必服藥。免得使我的胃變成藥店。倘有重病。即當請醫。這也是上帝的旨意。因爲有病請醫。可以使你知道什麼病須要用什麼藥。若說用藥是反對上帝的旨意。無論什麼病。祇要交與上帝。拋棄延醫吃藥的方法。屢屢用這樣的信心。簡直是信靠自己的私意。毫無效果的呢。要曉得有些事上帝要我們學習自治。他已賜力量給醫生。精心研究醫病的工夫。爲世人醫病。難道一定要上帝親自動手麼。我有一個朋友是牧師。他極會用他的信心醫病。一日忽得聲疾。他信上帝能醫。祈求了一年之久。不但不好。反覺得利害。他的妻子也是熱心的基督徒。常勸他去看醫生。他有這樣堅固的信心。那裡肯聽呢。妻子又勸說。這樣的耳聾。有礙牧師之職。他不得已。就去請教醫生。不過兩個鐘頭。就回來了。他很快樂的說。我好了。已經回復原狀了。我問醫生怎樣說法。他說。醫生先叫我坐下。然後用他的機器考察我的耳內。並沒有什麼毛病。只因爲耳垢太多。太乾罷了。就用機器挖出一指甲的耳垢出來。又放一滴油。使耳內滋潤一下。所以我的耳朵就能聽見了。我說。這樣上帝是可讚美的。由此看來。人有了病。不應該煩擾上帝。請上帝醫治。應當請上帝賜給好醫生。免得吃錯了藥。

我常在禮拜堂講道理。又時在街上分送勸世文。並自己盡力洗衣服。這就是我與耶穌相交。我又尋出恒久與耶穌相交的理由。並不在乎像那做和尙與尼姑的限定時間。獨自一人修行。祇在乎你的身體能受辛苦。每天做你當做的工。那樣你的靈魂必與耶穌同在。我無論何時。或洗衣。或掃地。或收拾碗碟。總覺得得了上帝的豐富恩典。諸位要曉得屬靈的意思。並沒有分別家庭、社會和你自己的本身。都是一樣的。祇要上帝在你裏面補助你所需要的。多賜你能力。引導一般軟弱的弟兄。使你平日勝過你自己的軟弱。無論何事。都能做好。如此你的靈魂既得清潔。你的工夫也能成聖了。

一天有一位小姐戲問我說。你既是一個黑人。要不要變成白人。我說不要。我很喜歡我是黑人。雖然有些事很不方便。就如我不能和白人在一處坐。一處吃。但我願意一個人拿一張椅子獨坐。我也不要拿人的盤子和叉子。不過有時我將勸世文分給白人。常害怕白人詛咒我。幸虧白人不敢詛咒我。別人常說。你能和白人這樣好。白人待你真客氣。我回答說。你們要曉得斯密安孟大的為人。曾經怎樣的受試探。請你費廿四點鐘工夫。細想白色與黑色的性質。再想有多少的仁愛是你心中所需要的。這樣使你的心充滿謙卑。才可與白人相交哩。

我曾記得在奮興會的時候。有一位白種小姐進來。其時位子已經坐滿。祇有我的旁邊是空位。這位小姐生氣。因為他不歡喜坐在黑人旁邊。但是此外沒有餘位可以選擇。於是噤噤咕咕說了些恨話。隨即坐下。又用扇子對我扇了一扇。似乎要黑人的氣味不使他聞見。停了一回。我就請求主席容我講道。上帝感動我。使我居然大膽在禮拜堂講道理。上帝不但祝福我也。祝福禮拜堂的衆人。散會以後。那位小姐滿臉顯出笑容。對着我說。我不知道你有這樣的口才。我不答一言。只坐着望他。後來很可憐他。我就

禱告說。上帝拯救我。使我脫離驕傲和假冒爲善的網羅。我的丈夫本來每隔一禮拜總來看我的。後來好久不來了。偉理生病。無錢就醫。房租又不能付。將近耶穌生日。我願意在耶穌生日和他同住一起。我到了那邊。我丈夫對我很冷淡。不但不付我的家用。連我從紐約到他那裏的路費。祇有六角錢。他也不付。他的女婿見我進去。還詛咒我。我回答說。你從前來看我。我待錯了。你嗎。你想我不應該到我的丈夫家裏來麼。因此我忍不住就哭。不知道怎樣可以得錢。他顯出頂兇的樣子。似乎要打我。又罵我。向我發許多的誓。直等我說止了罷。我是上帝的女兒。你這樣他要責罰你的。他說。讓他責罰。我不怕。他所說的話。很是驕傲。我正無法對待他。過不多時。他忽然發抖。坐在椅子上。從此就生病了。到了新年前數天。他就死了。因此我心中不免難過。知道這定是上帝責罰他。因爲他那天向我發了許多的誓。我既得着聖靈的祝福。開導我遵行上帝的旨意。即立願將他的旨意行在地上。如同行在天上。我想天上諸天軍怎樣行上帝的旨意呢。他們難道猶豫不決嗎。難道退縮不前嗎。我祈求上帝願在地上行他完美的旨意。正如諸天軍在天上一樣。又似有微聲說。你祇站着靠近。你可愛的死孩子。你的身體困乏。是因爲你的工作太辛苦。又因爲你每日只吃一點食物。你仍看守孩子的病。就可說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比較貢獻各種犧牲更佳。我接了聖靈的傳達。知道孩子偉理上帝也要接去。偉理是一個聰明孩子。生下三天時候。我跪着禱告。把他貢獻與上帝。我爲何這樣做呢。就因我前次曾經有兩個孩子死了。這一次我生偉理。怕他再死。所以貢獻與上帝。使他長大成人。爲上帝工作。我還終日爲他虔誠的禱告。常以主道訓導他。爲的是盼望他將來可以做一個牧師。偉理五個月的時候。生得肥胖又好看。一天我把孩子安放好了。去整理房間。然後放一盆水預備洗衣。不料美玉忽

然叫說。母親看偉理。他是手足拘攣了。他的嘴裏已吐白沫了。我快快抱他在洗澡盆內。放些熱水。和一點芥菜子在盆裏。他仍舊吐出白沫來。於是抱到醫生面前。他是一個清潔的孩子。還用他的手靠近我的頰。笑說。媽媽媽媽。那曉得到第二個禮拜。又變了別的一種痼病了。共有五禮拜的工夫。我沒有一夜脫去衣服。除非是換衣服。在這樣爲難的時候。竟沒有一人幫助我。只有我一人終天洗衣與看孩子。唉。我好苦呀。後來我看見偉理。腳漸漸腫大。我確知他將要死。我試試說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但這時我恐不能行他的旨意。雖然如此。我還請一個頂好的醫生。所以我打定了主意。不吃不睡。直要等到我能再說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我從禮拜四直到禮拜五下午。才得了上帝允許。使我戰勝。於是我能說。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後來他的旨意正像蜜的甜。上帝的聲音。好像說。安孟大。你要行我的旨意呢。還是行你的私意呢。我說。凡你所願的。那就是我所願的。這時候上帝的喜樂充滿我心。我感謝上帝的愛。心。就頌說。哈喇囉。啊。第二日下午兩點鐘。偉理死在我的手臂上。我洗他小而好看的身體。并穿上入殮的小衣服。又放他在小桌子上。睡一下。此時我雖難過。但我却未流一點淚。因爲我相信上帝定規照應這孩子。比較我還好些。到了禮拜六了。我心裏難過。雖然很重。但仍送衣服到各人家。又差遣一個年輕的男人報死信給我的丈夫。使他快快回來。現在我祇有兩塊錢在身邊。我身體困倦。因爲不吃不睡。已經有好幾天了。於是睡下。息一息。心中想出無數悲傷的事。就哭起來了。且求上帝幫助我。因爲不知道怎樣勝過這個艱難。等到我所差遣的那人回來。他說我的丈夫不在那裏。空跑了一趟。於是我穿了衣服。到我從前做工的人家。向他借錢。料理埋葬我的孩子。我將來每天爲他收拾房子。拔還這債。又有一個親愛的朋友。聽見了我的痛苦。又借二十元與我。我即回家。預備禮拜日安葬小孩。那經理塚事的人。

極其仁愛。他說葬費要三十五元。我告訴他說。祇有二十元。他說不妨。等我五天再付其餘的費。可見上帝確在困苦中幫助了我。本定禮拜日一點鐘舉行喪禮。因為我丈夫未到。故直等到三點鐘。後因衆人說。墓門六點鐘要上鎖。時已不早。不如快葬罷。所以我們就送棺材去了。這經理塚事的人也同我們去照應。因恐墓門已關。我祇好再帶孩子棺材回家了。既到了塚地。我想我的丈夫必能在此相會。因他的住處離此很近了。誰知他竟沒來。上帝這時用他的手扶持我。正如父親一樣。我十分感激塚事經理人的恩惠。

第二日我到禮拜堂去告訴做禮拜的人。我常願試試在禮拜堂服役。可惜沒有機會。又因孩子死了。尙欠十五元葬費。他們就在捐錢時候。爲我捐了二十元。我祇要十五元。他們給了我十五元。我十分感激。他們使我少一重擔了。但我心中還是憂悶。雖然我心中憂悶。我還有一女可慰我心。他每日進學堂。課餘時盡力幫我做事。在禮拜六那天。可算最辛苦的日子。因爲無論遠近。她都跑去把乾淨衣服分送各家。她雖這樣的辛苦。但她終夜能眠。所以不害她的身體。我一人終夜洗燙衣服。直到美玉醒了才止。我們每日早晚都有禱告會。并讀聖書唱詩。美玉會唱副聲。詩唱完之後。再祈禱。美玉後來入教。我對她說。你須先祈禱。她說。媽媽。我能禱告在夜裏。但不能在衆人前祈禱。我回答說。你須勝過這困難。上帝必祝福你。現在祇有你我二人。你可先作禱告。我可繼禱。禮拜六晚上。我們更有禱告會。我就對美玉說。大家跪着。你須先禱。她聽了這句話。歎了一口氣。她跪下時候。又歎一口氣。這是孩子禱告的樣式。並沒別的緣故。她禱告說。感謝上帝。賜我許多福分。并求上帝指示我怎樣向你祈求。這是她極簡單的短禱告。但是極其熱心而懇切的祈求。我確知她是頂快樂。因她是虔誠而遵命的祈禱。到了禮拜六晚上。有六

七八常到我家中開禱告會。這時候我覺得上帝喜歡我有一禱告會在家中。所以在禱告會當中更得了聖靈的祝福。拯救我的靈魂。在未禱告以前。我對美玉說。你須先禱告。那曉得她因收送衣服身體太倦。別人禱告時他竟睡沈了。我深知上帝必不以她爲有罪。上帝仍祝福他的身體強健。我感謝上帝。使我失去我的男孩。尙有一女孩生存。足慰我心。他讀書很好。品貌也美麗。而且常常聽命。所以無論丈夫在家或出去。我們都能作成一個快樂的小家庭。

被招作工

一千八百六十九年。我再嫁的丈夫又死了。我又成了寡婦。我記得上帝會招我爲女衛道工夫。所以我常在黑入美以美會的禮拜堂或在白人的禮拜堂講道。可惜當時有許多黑入牧師不贊成一個婦人在聖台前講道。他們說。這是違背保羅的規例。雖然我那時頗不受他們的歡迎。但是我仍舊乘機爲主作見證。不過度日很難。因爲時值夏天。大家都出去避暑。竟無衣服可洗了。因此少賺了錢。困苦日子。又臨到我身。不但無款付房租。連肚子都不能吃飽。這時候我祇有一角三分錢。怎能使用。又想這時候如果有人招我作僕。又不能廣傳主道了。真是左右爲難。

有一天旁晚。我的小女美玉從學堂歸家。大叫說。媽媽我餓了。你可能給一塊麪包使我充飢嗎。我就將中餐所剩下的那塊麪包遞給他吃。我雖知道我不吃什麼。一定無力作工。但我無錢。總不能買我所需要的。我就拿我一角三分錢。走到雜貨鋪去買些食物。我對那店陳老板說。我要一塊麪包。一磅山芋。二兩鹽肉。和一些劈柴。攏總買好了。我說只有一角三分錢。他說一角三分不夠。我說我知道不夠。但我無

錢如何是好呢。陳老板呆望著我。後來叫我拿了走罷。並退還三分錢。唉。我不知道要怎樣讚美上帝。我快快回家。做了一樣頂好的食品。預備我母女二人同吃。我更希望這些食物。能吃一星期。所以我自己不敢多吃。到了第二天早上。我正開門出去。遇着一個白種婦人。對我說。要找一個人燙衣服。我說。我可去。於是就跟他去。阿呀。這處工作真是苦啊。不過一間卑陋的住宅。那些人都很吝嗇。火爐裏祇肯放一小塊煤。怎樣能使熨斗生熱。我把熨斗放在爐上半天。他的熱力足毀燙一條手巾。這爐子上有許多人弄早飯。我也燒我的食物。因此熨斗不能久放。常常冷的。唉。我如此辛苦作了幾天工。才得兩元。自此以後。我常有事做了。

一千八百七十年。上帝又招我作女佈道工夫。須拋棄那洗衣的工作。他告訴我應當到撒冷佈道。我回答說。上帝啊。你知道我從未到過撒冷。不要使魔鬼騙我。請你給我一個明白的回音。容我好遵從你的吩咐。立時我聽他的回音說。到撒冷去。我說是的。上帝我願去。禱了自想。我若離開這裏。必須付清兩個月的房租。共計五元。這時候我又祈求上帝幫助我。果然上帝用奇法幫助我了。唉。我的鞋子已破。又祈求上帝說。上帝啊。你知道我將要到撒冷去。但是我的鞋子已破。走在路上。容易使脚受濕。萬一受濕。恐生大病。似覺從上頭又有回音來到我心中說。你若能信。就不要緊。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我回答說。上帝。我感謝你的恩賜。我已用我的信心穿上鞋子。這時正在禮拜日。早上我到禮拜堂作禮拜。遇到一個好聚會。於是我趁機起來告訴衆人說。我將到撒冷去佈道。後來牧師出去。說斯密嫂子再會。又遞了一封信給我。我回家後。靠近火旁。坐着讀經。因為全身溫暖。容易睡覺。所以我沒有脫身上衣服。就睡在牀上。正要睡的時候。忽想到牧師給我的信。不知爲的什麼。折開一看。竟是五塊錢的鈔票。唉。我自從孩子死

時得了許多錢。總未得過如此多錢。恐怕看錯了。我擦擦我的眼睛。再仔細一看。果是五元。上帝又說。你不曾爲你鞋子禱告嗎。我於是大大感謝上帝。這夜因此一番快樂。竟忘記睡了。我正預備到撒冷去的時候。魔鬼又來說。耶穌在世。曾吩咐他的門徒一對一對出去傳道。若是一人出去。衆人必當你要想尋你別的丈夫。我對魔鬼說。這是謊話。我又怕衆人將要說魔鬼所說的話。所以我又對上帝禱告說。願請高師母或亮師母陪我去。我跪在他的脚前。直等到他的回音如同父親對他的孩子說。我不是告訴你我陪你去嗎。我常與你們同在。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於是得到他的應許了。第二天我帶我的小女孩到我的父親家裏去。我父親住在非拉德非亞。奇怪得很。上帝雖清潔我的心。提醒我的事。但我仍無胆量前往撒冷。反到父親那里去了。魔鬼又說。不可到撒冷去。因爲你不認識那地方的人。更不知道那地方講道的禮拜堂及牧師。我連得這種信息。我姑且在非拉德非亞暫時耽擱。每日到各店面分散勸世文。或在禮拜堂講道。或爲病人禱告。雖然我終日照常辦事。但我在這一禮拜中。每夜不能安睡。唉。我靈魂如此黑暗。不知道怎樣做才好。而且我這時候已將我攏總的錢都用完了。因爲我父親只賺有限的錢。我不能不帮他開消。這時候上帝似乎掩着面。不要看我了。因爲我不能遵從他的吩咐。我就告訴上帝說。明天早晨我當向我姐姐要一塊錢。做到撒冷的川資。明天是禮拜日。我提着我的行李和印的讚美詩單張。這單張專爲分給黑人的。因黑人最喜唱詩。在船上又遇見一個循環師老先生。我對他說。上帝差我到撒冷佈道。他說。我不贊成婦人講道。但既是上帝吩咐你去。我不敢阻擋你。我動身的那一天。天氣很冷。下午兩點鐘才到撒冷。我提著行李尋找安身之處。因想紐約的牧師會給我五塊錢。並對我說。你到撒冷。可到克師母家裏去住。她祇有一人獨居。久盼得一同伴。你去她頂快樂。他家雖禮拜堂

約兩里之遙。因此我先到克師母家。克師母作驚訝狀望着我。我告訴他。上帝差我到你家來住。他發急說。我祇有乾麵包。又無糖。你姑且吃罷。我回答說。不要緊。我最喜吃乾麵包。惟求你容我在這裏住過禮拜日。她說可以。但在禮拜一我要出去。不知你願獨居家中嗎。你若願住。也隨你罷。她在禮拜一早上到旅館裏去洗滌盤碗。把零碎食物收拾起來。帶回家中。供給我吃。她知道黑人愛吃美味。給我此等食物。是嚇我了。我問她本地牧師住在那裏。她指著張師母的住宅說。離此不遠。那天她就沒有中飯給我吃了。向晚時候。我負著行李。走到了張師母家。很爲困倦。師母開門。看見她的孩子在地板上玩耍。又聞著煮包心菜的香味。從廚房中來。我請上帝感動師母。留我在她家吃飯。且暗暗通知她我餓了。因爲我知道這包心菜已熟了。誰料等到晚上六點鐘。她叫我過山去。到庫牧師家。竟沒有請我吃著那個很香的包心菜。我就離開這地。到庫牧師家。站在門口。告訴庫先生說。上帝差我到撒冷來佈道。他疑疑惑惑的望着我。但是他的妻子很客氣。請我進去吃晚飯。正在吃的時候。來了一位循環師。此人曾在船上遇見過的他。他就向庫牧師爲我介紹。說我的爲人甚好。相識已多年。叫他們不可阻我。講道。并說晚上我可代他講道。又敘述上帝如何招我到此處。話說完了。可惜庫家沒有我的安身之處。又要走四里路。回到克師母家去住一夜。第二天是禮拜日。這一天早上。只吃一點早飯。但我有禱告讀經等事。足可充飢了。又到禮拜堂作禮拜。牧師講完了道。譏諷說。此地有一位斯密嫂子。她說奉上帝差來。今天晚上他要講道。說時搖頭作笑。顯出不信的樣子。又說。現在就可請他說話。我又祈求上帝輔助我。使我有能力藉賴僕人的口報信息。給衆人聽。我既得此良機。上帝的靈充滿了我的心。我就放胆說了一遍。衆人感動。都蒙著上帝的恩慈。看重我些。有一個婦人請我到他家裏去吃好中飯。那一天下午。我又在主日學堂講道。

這是頂好的機會。衆人聽得一個黑婦人講道。很爲稀奇。因此會中擁擠了許多人。我因爲人多。開始講道。很覺得害怕。循環師見我害怕。就低聲向我說。依賴上帝。他必助你。所以我初說時。滿面發紅。後來越說越胆大了。原來我對於己身一切事件。都可將就。都不在意。惟獨對於上帝的責任。和對於世人的本分。決不敢輕忽。這時聖靈也祝福一般聽道的人。竟有許多罪人悔改。我講完了。庫牧師說。下禮拜四。請領禱告會。於是散會。天色已晚。有一位信主的師母。請我到他家去住。所以我不回到克師母家。就到這位師母家去。我一人獨住。因爲這位師母出外有事。我藉此機會查經祈禱。過了幾天。又去拜訪鄰舍。併和他們同做禱告。

到了禮拜四。天氣極冷。且起大風。因此我恐怕晚上禱告會沒有人來。趁着未晚以前。我就到朋友家去。與他們集合祈禱。到那個朋友家裏。須走過一橋。正過此橋。不幸竟被大風吹下溝內。幸那時溝水結冰。衣服未濕。等到爬起來。又被風吹撞到樹上。就跪下祈求上帝停止大風。正如耶穌在加利利令風浪平息一樣。可容多人來聽你僕人傳你信息給他們聽。剛到黃昏時間。果然大風停止。仰望天上。星月分明。我到了禮拜堂。衆人紛紛而來。不久堂中人滿。我想上帝實在幫助我。於是就開了奮興會。那天晚上。聖靈到底勝過魔鬼。有許多人跪着哭泣禱告。我聽他們認罪的聲音。就說。今天會場何等莊嚴。因我們已勝過魔鬼了。自此以後。我們每日有會。竟有從六十里遠路來的人。其間不但是黑人。也有白人。有時我早到禮拜堂一個鐘頭。那知道滿地板已經跪着人。他們都立志悔改。這些男女老幼。皆盼望拯救。現在我是一個老婦人。我講道已有幾千次。總沒有像撒冷的好結果。這撒冷佈道。可算第一等的工夫了。有些年輕的男人。悔改願意將來作一牧師。又有些人用車子從三十里外載人來聽道。直等他們悔改後。

才送回去。有時我們在禮拜堂直坐到夜裏一點鐘工夫才散。每天早上有許多婦人求我到他們家裏和他們的丈夫孩子一同禱告。使他們全家得救。

有一天晚上我的身體疲乏。他們說我太辛苦了。勸我出去散步。所以我有一時休息。有胡先生請我到他家中去住。他有兩個兒子都已悔改了。胡先生雖是一個基都徒。但不很熱心。他的妻子也是這樣。他們有三個孩子。都是十歲左右的年紀。我既到他家中就攔。我就趁着未睡覺以前。作禱告讀經。又解釋經義。又唱詩。唱後又作禱告。此處又有一個年輕男人名叫偉理。他是胡先生的姪子。年二十一歲。他和胡先生同住。我們同跪下禱告。我先對胡師母說。你應該先作禱告。他已有好幾年不做禱告。現在請他禱告。好像爲難。但他不便推辭。胡師母禱告以後。我又唱一節詩。又請胡師母的兒子胡亞奇禱告。因他在前兩天已悔改了。上帝幫助他。使他用簡單和懇切的話大聲祈求。禱告以後。又唱詩。在那時候胡老先生仆倒在地。大聲哭着禱告說。上帝救我了。於是我才禱告。我正禱告的時候。他的姪子偉理也受了聖靈的感化。也仆下來。好像房子搖動了。我們這裏共五人禱告。聲音很大。有一女孩年十歲。母親已使他睡了。他聽我們禱告的聲音。也起來跪在房間的對面禱告。求上帝祝福他。又有一對雙生兒。男孩子年十三歲。也跪下禱告。求上帝祝福他們。在那天晚上。全家都悔改了。那天晚上直到一點鐘才睡。這個好信息。後來傳徧鄰舍。第二天就有人請我到別的地方去傳道。大概有五里之遠。我們乘車。胡老先生手握韁繩。同車的人就是他的姪子兒子和。我下午四點鐘才到那地方。我們一路有好機會談話。到晚上又吃好晚飯。過一時又做禱告。大約在八點鐘有一班人來了。共計十三個人。他們聽道之後。都得了救。第三天我拜訪四周圍的鄰舍。我們每到一處地方。人人都呼叫哈喇。我在撒冷大概一個月後。

來我又到米法尼。沒有幾天工夫也收同樣的效果。我曾記得第一次會中有二三人不和睦。所以會中沒有好精神。這樣三四晚的會統歸無用了。我們又禁食禱告一天。後來和一個老練的婦人同去拜望每人家。我們禱告唱詩。上帝又告訴我。我可以去拜望某貧窮的白人家。魔鬼又嚇我說。他們是天主教。你去他們必要趕你。幸虧上帝幫助我。能有力量對他們說話。又和他們禱告。更他們得着聖靈祝福。那天晚上我們有禁食禱告會。上帝就差遣他的聖靈在當中。我請他們往前跪下。祈求聖靈饒恕他們的罪。此處有兩位師母彼此成仇。本不願同跪作禱。後來上帝的靈溶化了他們的心。有一個師母走近他的仇人坐位。與她握手。併且哭泣。後來他們兩人回到聖台前跪着禱告。

有最奇怪的一件事。我們黑人凡跪着向上帝祈求無論什麼。必等到得着然後才站起。總不像白人立時跑下立時站起。而且白人在禮拜堂裏。到下午九點鐘已覺得疲倦。我們常常做禱告和唱詩。直到半夜十一點鐘時候才止。可惜後來我們黑人常常効法白人。也學白人做短禱告。我就祈求上帝在這一件事上饒恕他們。到了禮拜日早上。攏總人都得救了。且有的人格外崇潔了。後來我們回家。我貢獻我每樣東西。併獻我的洗衣板。當做我的時報。因為上帝已拯救了幾千人的靈魂。到他的天國去。我讚美上帝。哈喇囉。

賴主得生

我既從撒冷回來了。終日洗衣服。直到夏天。有一次幫助喀師母掃塵。並洗擦房內各物。師母是一熱心的基督徒。他頂喜歡作靈修會。我先把靈修會的意義講給諸位聽聽。美國美以美會創辦這靈修會就

是在每年的夏天。他們都是居住帳棚。所用的器具。都是質樸的。開會的地點。大概在海旁湖旁樹林中。或在山上。開會的時候。就在放暑假的時期。使各地地方的人。可以趁空閒來聚靈修會。一方面養息他們的身體。一方面培植他們的靈魂。喀師母對我說。我願你在這一個月到馬利蘭省歐欣吞城。同去作靈修會。我回答說。我自然愛去。我若能在那裏得一管廚的位置就好了。因我每月的房租在紐約是六塊錢。若我這兩個禮拜不洗衣服。以後將拿什麼錢付房租呢。你可否爲我寫一封薦書。使我能在那會裏充當一個管廚的人。不然或做一個洗衣的人也。好。他答說。可以。不過你若終天在那裏作工。又怎樣從會中得着益處呢。我竟不能回答。但我沒有方法。總不能去。我回家後。祈求上帝爲我開路。使我能赴那靈修會。到第二個禮拜。我仍到喀師母家洗衣服。他對我說。你的事我已寫信去了。還沒有回信來。大約必可成功。他又叫我說。斯密嫂子。你祇須信靠上帝。你去赴那會。必能得着幫助。我問說。因着我的房租。我當依靠上帝嗎。我總未想到這樣一件事。也要依靠上帝。因此就做一極短禱告。以後我說我願意去。喀師母又對我說。你可以帶你的夾褲子到靈修會去。到那裏可用稻草裝滿你的褲子。就不會冷了。我預備在我的帳幕裏。給你一個睡覺的地方。我聽了非常快樂。因爲我有工可做。又能節省我的錢。私想最好付了來回車票。再可以便宜一二角錢。

到了動身的日子。我身邊分文不帶。走到火車站。我的行李挑力。要二角五分錢。我既沒有這費。祇好找喀先生借去。這時候有許多人在那裏等候火車。找了好久。才見喀先生也在其中。就向喀先生借錢。喀先生說。我借你兩元鈔票。你可自行兌換。此款不妨遲些還我。因此我才買我的火車票。這時火車站門大開。旅客貨物甚多。攙總的聲音。使我聽得討厭。我上了火車。獨自一人祇想着怎樣能還那兩塊錢的。

債呢。於是魔鬼又說。你不賣那些勸世文。你也殺了。我說。前天我賣了神聖的勸世文。共得三角錢。這神聖的勸世文是頂甜美的。我盼望每人都能得一張就好了。但魔鬼最厭惡這些神聖的事。所以他常常與我爭鬪。我不理會他。我專拿起勸世文自讀。我開頭讀的時候。有一人忽然唱詩。後來他們請我也唱詩。我們有最快樂的聚會。過了一時。有一個牧師來說。斯密嫂子。你認得字嗎。我隨即送給他一張勸世文。他問我說。你知道神聖的道理嗎。我告訴他。聖靈如何工作在我身上。他聽了很感動。他說。我要拿這些勸世文給我們的教師姚先生。也要給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兒。使他們知道神聖的真理。我說。好極了。你可拿你所須要的。你更要向上帝祈禱。使上帝祝福他們。使他們得着這好消息。他既拿了勸世文。他又給我兩張支票。我說。先生。我是分送人的。並不是賣錢的。先生說。你既不賣這勸世文。你可拿這兩張支票作別種事情。我答說。哦。是的。先生感謝你。讚美上帝。後來他走了。我想上帝使我得着這欸。爲着我借喀先生的錢。我去換一換來。可以還喀先生。我到了靈修會。他們又請我領禮拜。我就演講上帝的愛。表示上帝的權能。使罪人得救。基督徒得清潔。我更練習依賴上帝。爲着今生的一切事件。聚會完了。我回到紐約。住在教友的帳棚內。又聽見興新地方。又有一奮興會。須要我去。有一牧師對我說。斯密嫂子。你預備赴興新的奮興會嗎。我答說。我當先求上帝。爲我開路。牧師說。這裏有兩元可幫助你的路費。我是讚美上帝。因爲他恩慈施在我的身上。雖終夜沒有睡覺。次日早上。我仍帶着我的女兒美玉一同上船。到了興新。我從未聽見一小孩子的會。及青年會。有白太太是開創美以美會女佈道的人。有一回白太太演說在印度婦女中佈道的工夫。我從未聽見婦女佈道會。因爲那時候美以美會已沒有女佈道會。祇見那帳棚禮拜堂當中。有一小樓子。樓子前而有幾個印度的菩薩。那是印度人敬拜的。係白太

太從印度帶來的。我想一個人類不能敬拜那可怖的東西。我哭着又說。若我能到印度去。我就唱耶穌愛我的詩。我想印度人聽了我所唱的。定必懊悔他們的罪。祇恐積習已深。難以除去他們的迷信和浮文。這時白師母提議說。若每人能捐二十塊金錢。即可幫助印度一人讀神學一年的費用。我聽了自想。我若有二十塊金錢。我定供給傳道婦人在印度讀聖書。但我祇有兩塊半錢。還要爲女兒美玉買皮鞋。因爲美玉在奮興會照應孩子。他穿一雙破皮鞋。很失我的面子。但聖靈對我說。你須貢獻你的兩元。魔鬼又說。你開頭的本分。就是拿你的錢。應該爲孩子買一雙皮鞋。唉。這魔鬼如此虛僞。祇要爲我的孩子打扮。但聖靈又微聲說。你須貢獻你的兩元。我差不多要離開這會。聖靈說。上帝知道你離開這會的目的。就是你。不願貢獻你的兩元。給印度的女佈道會。後來我到白太太面前。哭着說。白太太。我能到印度去作一女佈道的人嗎。她說。我願意你去。但我怕你不能。你願意拿兩元貢獻印度貧窮的婦人嗎。我說。願意的。她回答說。好。就給我一份「婦女朋友報」。看到了兩點半鐘時。忽聞鈴響。又開女佈道會。大家議定要募二十塊錢。置一積水器。積水器上面預備貼一張字條。說這積水器可使鄉民容易取水。有一微聲對我說。可捐五角錢。魔鬼又說。你真蠢。阿你的女兒需要鞋子。又聽聖靈微聲說。人若不看顧親屬。就是背了真道。比不信的人還不好。不看顧家裏的人。更是如此。我知道這一節是由聖書而來。所以我不知道怎樣作才好。我閉口說。上帝啊。我不懂得這件事。我願遵從你的訓言。我已丟下五角錢放在捐錢袋中了。求上帝祝福我在這會中。但魔鬼每幾分鐘必來擾亂我。一次大概總是爲美玉鞋子的話。我說上帝幫助我。我想順從你的旨意是合理的。會散以後。我回到帳棚裏去。爲我母女二人備晚飯。又聽見一微聲說。爺爺說。請你與美玉今晚到我家帳棚去吃晚飯。這就是玻米牧師的孫子。我就叫他的名。

字說。秘麗。謝謝你的爺爺。你看現在美玉和我已吃過晚飯了。我們下次再到你家吃飯罷。我既與他講如此的話。我以爲他去了。不料幾分鐘後。我又聽見一聲音。正像蟋蟀的微聲說。爺爺定要你和美玉今晚到我家中吃晚飯。我想我們已備了麵包和桃子爲晚飯。我對美玉說。我們所備的桃子若今天不吃怎樣呢。他說。我們可留到明天爲早飯。我們去罷。於是母女二人回到那帳棚親愛的老牧師說。斯密嫂子請坐吃便飯。我拿起碟子的時候。見有三塊錢的支票在碟子底下。比我所招的五角錢還多幾倍。我於是又讚美上帝。但魔鬼又來攻擊我。使我沒有主意了。

第二天我到街上爲我的女兒買鞋子。又到禮拜堂去做禮拜。下午又到樹林中去與婦人祈禱。回家時我很饑餓。因爲我在早上祇吃了一塊麵包和一個桃子。正要到家。見有一位先生對我說。這不是斯密安孟大麼。爲何你一人獨自在此呢。我答說。上帝照應我真好。我才做禮拜回來。先生說。你吃了中飯嗎。我答說。沒有。先生說。你可拿兩元到那帳棚去吃。他家的飯頂好。我說。我曾在他家吃過一次。但兩元未免太多。他們的章程。只要五角一餐。先生說。不要緊。你可把餘剩的錢。買別的東西。

第三天早上。有一位先生從晨禱會來。走近我面前。問我說。你會吃早飯嗎。我答說。沒有。先生說。好。我今天要回家去了。我還有飯票幾張。我可送你。這票子可以吃到會完時期。我既得着這票子。我十分謝謝這位先生。也謝謝上帝。不過我默想我是一個黑人。恐怕他們白人。不許我同席。誰知我到那吃飯的地方。他們不但拒絕我。且很優待我。母女二人。我知道這必有上帝的意見在其中。因此使我格外信靠上帝。多得屬靈的需要。

我不敢輕易赴會。必定先問可否入會。得了他們的應許。然後才赴那會。就因爲我是一個黑人。一見白

人膽子就小了。有時候他們請我演說。我必祈求上帝幫助我。上帝常施行能力在我身上。有一次禮拜日下午。他們請我唱詩。我居然發出頂好的聲音。所以我能唱頂高的詩。在那會的人共有四百個之多。牧師說。斯密嫂子請你站在臺上。可告訴他們上帝如何使你悔改。我正演說時。我的心覺很激烈。但有聖靈的權勢在我心中。凡聽的人無不哭泣。大聲叫說。求上帝饒恕。約過了兩天的工夫。這靈修會完了。我與美麗上小船回家。在路上好似很長久。但不過昨天才動身。我們住的是兩間小樓屋。在第三條街末後。我叫這屋是我親愛的家。因為上帝在這裏允許我許多的禱告。也有許多人在這裏得到重生。雖然有別的許多的鄉村屋比我的好。但我總說這樓屋是我的小家。所以我說。我若忘記這小樓屋。願我右手失其技能。若我不記得你。願我舌黏於顎上。若我不看重我的小樓屋。那末英國蘇格蘭印度亞美利加皆在我以上。我被他壓住了。我的快樂也有限了。

奉主名宣道

靈修會是我的神道學堂。專為傳揚基督的工作。每次開會。我都赴會。諸牧師常對我說。斯密嫂子。請在我的禮拜堂主領奮興會。我不能推辭。這是我終身工作的開頭。知道上帝一定常常引導我。所以每次接到請我的信。我先在上帝面前禱告。然後才去。既去之後。不但作上等事。下等事也作的。例如圓湖的靈修會。有一熱心的基督徒婦人名叫櫻師母。有一天他叫我提一桶水。我在會中常做這一類的事。如打掃諸婦人的房間。或為他們洗碟子。洗衣服。或為他們作晚飯。諸如此類。我總未想到服役人能使我失面子的。後來櫻師母對我說。八月間我們在偉斯理樹林地方有一靈修會。在那裏都住帳棚。所缺少

的就是演講的人。我想上帝定賜你的口才。我們願意請你赴會。一切的費用。自然由我們擔任。我答說。謝謝。但是還有人請我到別的靈修會去。你既經給了我地名。我可把這件事報告在上帝面前。請他作主。因為這個人說到此處來。那個人說到彼處去。我不曉得上帝要我到什麼地方。是且待我一人獨自禱告。候他的確實應許。後來又有路斯先生請我到美因省革尼卑地方領奮興會。這時圓湖的會已散了。我在這會中真快樂。我總沒聽見人講經有如此解釋神聖二字爲題目的。故我深得上帝的祝福。所以我隨即回家。跪下感謝。並請求他告訴我當往何方。我以爲上帝必答說。革尼卑去。我就寫信告訴路斯先生某日動身。隔不多日。路斯先生回信說。他因身體不爽。一家人皆沒有到革尼卑去。他盼望我也不必去。我趕快把這事又陳告上帝。祈禱說。上帝啊。你知道我願意到革尼卑去。但牧師回信。叫我不要去。那樣我不好意思去了。如果去了。是太鹵莽了。上帝阿。我要將偉斯理樹林代替革尼卑地。因那地的人能供給我的費用。回聲說。還是到革尼卑去。我不知道從紐約到美因。究有若干遠。我未讀過地理。一點不曉得。後來我探問明白。比較我原有的錢還多些。要坐船一千數百里。要兩天兩夜的工夫才到。我在那晚上。又到禮拜堂作禮拜。會見了一位貝先生。散會以後。他請我和他同乘電車。他在車上對我說。斯密嫂。子我願意聖靈充滿我心。使我心清潔。歷數年之久。但我仍沒有耶穌的光在我心中。我是一個經紀人。生意尚好。我肯供給上帝。你無論何時若要錢用。請告訴我。我說。先生。你能助我好的。很。但上帝知道我的需求。所以我總不輕易求人的。那時我就疑心上帝要派那富人幫助我些錢。到革尼卑去了。但我一言不講。後來回家。替他禱告。使他聖靈感動。第二日早上。我起來很早。我正燙衣服。忽聽見有人跑上樓叫着說。斯密嫂。子。我就開房門一張。原來就是貝先生。我說請進來坐一下。我私自想。一個富

人來望一個貧窮洗衣的黑人。如此謙卑。真是少見。他說我要給你些錢。我笑說。昨夜上帝已教你如此做。那時你爲什麼不做呢。他笑說。是的。因爲昨夜我意還未決。後來我們兩人跪着同禱。我說貝先生。上帝現在已降聖靈充滿你的心。祇要你的心門大開。並常存真實和順命的志向。你若信我言。必使你得着益處。阿呀。你看他在禱告的時候。聖靈竟如同洪水一樣。沖入他的心中。使他充滿了和平與清潔。後來貝先生快樂走了。不但這事。我頂稀奇的。就是我住在那間小樓上。有許多尊貴人的靈魂。都從那裏得着上帝的福。

過不多日。我就乘火輪船到革尼卑。我雖人地生疏。但我信上帝必來助我。我正想不曉得那裏可住。忽在船上遇見老朋友喀帥母。他待我極其客氣。走到半路。就勸我同他改坐火車到波斯吞。他替我預備換票。就買了火車票。由波斯吞到革尼卑。較爲快些。所以我能早到。我們到革尼卑。約在夜間九點鐘。既登了岸。喀帥母被他的朋友請到帳棚裏去了。我私想必可與他們同住。不料他們對我說。已沒有餘地給我住。挑夫就把我的行李放在會場裏面。我坐在凳子上。私想此地既無處可住。更無願留黑人的人家。如何是好。正在這時。魔鬼看見我一人。在那裏。就走近來對我說話。因爲他專門挫人的銳氣。最喜歡使人憂愁。人若難過失望。就是他的目的。在那夜裏。我自然不能睡覺。祇聽見魔鬼叫我說一個愚人來。到革尼卑生地。且如此之遲。看你怎樣。我說有上帝幫助。我學習這件事。我願睡在講臺底下。我見有一堆乾葉子。自說這就是我的床。這地方將成爲我的伯特利。我是像雅各了。但這些葉子。比較石頭要軟多了。惟望我睡在這裏平安。勿使野豬擾我。後來我愈想愈怕。於是又求上帝幫助我。差遣一人來靠近我。我後來果然離我睡地不遠。聞有人開帳棚聲。又有婦人說。美德的爺爺。你到那裏去。即有男子答說。我

聽見前面有一聲音。我又看見一黑影子。所以要去找。到底是什麼東西。他提了燈籠。走近我面前說。阿吓。這是斯密嫂子嗎。我讚美上帝。我知道這是上帝有意使他出來查察。爲的要增我的信心。他就帶我到他們的帳棚內。於是我才得了安息之所。到了黎明的時候。我禱告說。上帝阿。這是最合適的地方。我願意住在這裏。但不知你的旨意如何。如你願意。卽請你使那家再留我住一夜。到了早晨。先做家庭禮拜。後吃早飯。飯罷。我問他們說。請問往那裏去。可再有我睡覺的地方。他們說。你要去了麼。你不要遠行了。可仍住在我家罷。我說。昨晚我在你帳棚裏睡。已經多擾了。他們說。不要客氣。你睡得平安嗎。我答說。頂平安。他們說。你既平安。你可仍住在我家。後來仍住在他家。爲着那人的恩慈。我又讚美上帝。美因省天氣很冷。黑人怕冷。因此少有黑人來到。所以無論我走到那裏。總有一班小孩或一羣大人跟着我走。這是出於他們好奇的心。有時我躲在朋友的帳棚裏。還聽見他們噤噤咕咕的聲音。說。阿呀。這裏有一個黑婦人。大家來看。停了一刻。果有許多人擁進來了。並且大聲的說。我形狀如何。穿戴如何。我憂愁的。很。心中很不平安。第二日晚上。遇見喀帥母。我說。我臉上有古怪的樣子嗎。她說。你爲什麼講這句話。我說。一天到晚。有許多人圍繞我。我實在沒有法子。使他們離開。她笑說。你不知聖書所說。你應當作一個戲景麼。我說。這話是在聖書裏面嗎。她說是的。就在希伯來書十章三十三節。我開了聖書讀了這節。方始明白。卽跪在樹林禱告。祈求上帝幫助我。使我在那些人跟着我走的時候。不發脾氣。使我忍耐。作一戲景。禱後。我仍跪着。回聲說。你不記得上一個禮拜。你收衣服回家去洗的時候。走過一個大商場嗎。在那玻璃窗子裏。不是立著幾個人的模型嗎。我說有的。又問說。你去沒有。我說。看的。又說。你聽見有人議論這人的模型麼。我說有的。有些人說他好。有些人說他不好。又問說。那人的模型生氣嗎。我

說沒有。又問那些看的人彼此議論。在人的模型有沒有損傷呢。我說沒有。人的模型還是和和氣氣的。不改他的態度。他又說。既然如此。可知那些望你的人。就是因你是黑人中一個神聖的模型。我起來自己好笑。又大叫說。我明白了。我在演說時。也願意人望我越多越好。有幾回開極大的會。我在那裏演說。覺得他們多不喜歡黑人。我可提一人來證明。有一個老年男子。名叫雅各。可布。他最恨黑人。向不願與黑人同做生意。若有黑人要入股。他寧可丟棄他的生意。雖然如此。他很願得聖靈的祝福。所以他也到靈修會去。有一次他到聖壇前。將要跪下。忽見有我這黑婦人。唱詩祈禱。而且演說。很不高興。但無法可施。只好跪下。原來他從小吸烟。至今已六十年。變成煙鬼了。他在禮拜日早上。必先預備了他的烟。然後才進禮拜堂。這位先生。要追求聖靈。幫助戒烟。在樹林禱告。有一點鐘之久。竟勝過了試探。就是他反對我的講經。第二天他在禮拜堂作禮拜。我看見他把嘴上吸的一支烟。丟在地下。跪在上面。痛哭流涕。的禱告。他起來後。說這裏有一位黑婦人。唱我心仰望天高的詩。實在令我感動。因此他攏總的私心都除去。上帝的愛充滿他心中。他常想我是一個美麗可愛的人了。第二年我在別的靈修會遇見他。他還給我兩元。說自從去年起。他的生命是快樂的生命了。厭惡黑人。不但他一人。還有一事。我可講講。那年我回到紐約。有貴格會的有名女宣教士。斯孟烈小姐。要來講道。他們說。斯密嫂子。你會聽見過斯孟烈小姐講道嗎。我回答說。沒有。他們說。明天下午。你可到禮拜堂來赴會。我回答說。早上我要洗衣服。晚上我要講經。祇有下午有工夫。我可以去。那一天下午兩點半鐘。我就去赴會。遇見許多相識的朋友。這些人都是在海邊樹林 (Ocean Grove) 的靈修會相識的。有些婦人說。斯密嫂子。在未開會以前。請你唱讚美詩。我回答說。這不是美以美會的禮拜堂。恐有人不贊成。他們再三請我唱。我就唱了幾首。直等斯

孟烈小姐進來了才止。小姐講完聖經。有幾位先生向我說：謝謝你的唱詩。我說我唱得不算好。那位小姐講經真好。那小姐似乎很冷淡的樣子望着我。不容我一句話。叫我很覺羞辱。立刻又有一位高大的婦人頭髮黑色。臉上顯出驕傲神氣。望着我說：誰叫你來赴這會。我聽這話一時氣昏。竟忘記那請我赴會人的名字。張口尚未回答。他又說：到底我們是請斯孟烈小姐來赴會。與你何干。出去罷。出去罷。竟被趕出門外。我哭了兩天。幾乎生病。後來有許多婦人爲這件事來安慰我。求我原諒。我覺得那婦人須要禱告。所以我就爲那人禱告。因爲我知那婦人比較我更失面子了。過了幾個月。我到非拉德非亞。那時正開奮興會。我也去赴會。又聞某日貴格會的尊貴婦人斯密哈拿主領。我認識他們夫婦二人的。因爲曾在火車裏相遇。他的先生對我說：請你禮拜五下午來聽我妻子演講道理。我說我頂愛去。但不曉得他們允許黑人赴會嗎。他說自然允許。所以我定規要你去。到了開會的日子。我正上禮堂臺階。忽來了兩個婦人對我說：你是赴會去嗎。我說是的。因爲我讀報紙說哈拿師母講道頂熱心。我願去學他一點。婦人說好。斯密嫂子。不過今天的會。是爲許多有錢的人而設。我看你今天不必赴會。改日再去罷。我聽了很爲下不去。私想哈拿師母的丈夫親自請我來的。何以她們反來阻我。這時候我希望得一祝福。我曉得他們不要我去的原因。就是因爲我是洗衣服的黑人。那些人是。有錢有學識的人。相形之下。太不雅觀。但我想。或者上帝要從我身上。使他們得著教訓。到末了我自己定主意。站在外邊。等會開了。我就站在門廊內聽講。聖靈說：這是好法。因爲我自己總相信上帝必定使我能赴那會。那天我從講經的人得了許多補助。會完了。有一位有錢財的婦人出來對我說：斯密嫂子。我願聽你的唱歌。一人說：爲何你不講道呢。又一人說：你不是在海邊樹林 Ocean Grove 講道麼。又有一人說：我在興新聽你講道。很

得益處。還有些人說了許多誇獎我的話。我頂歡喜他們對我講這些話。可見得我不是敗壞他們的會。我常私想。我雖是一個貧窮老黑婦人。但我是屬乎世界上的王。我是他的女兒。他認識我。我也認識他。將來我與他同在一方。他並不要分黑人紅人或黃人。都是一樣的。其間第一使我可恨的事。還不是白人。也有我自己同種黑人使我受氣。幸不久我得勝了。我在非拉德非亞時。我決定要赴我們的總年會。我們在美國黑人的美以美會。自己有禮堂。有牧師。也有監督。這是阿非利加美以美會的總年會。在一千八百七十二年。南北戰事已過去。亞非利加的人得自由。所以我一定要去。會中有三位監督。我想他們必定與我表同情。正如朋友一般。我祇怕別的牧師不肯理我。但沒機會向監督請求。因他們太忙。沒有工夫。祇好向委員報名。問他們往那施非去要多少錢。一個牧師望着我。並顯出厭惡我的形狀。問我你爲什麼要赴年會。講了斜著眼看我很粗的草帽和襪子說。你既沒有多錢。可以安心住在家中。何必到那施非去呢。又一牧師問爲什麼她要去。別的牧師也問這牧師說。她爲何要走這遠的路。答說她是婦人。她喜講道她的意思。願得本會一聖職就是了。他們兩人講了。很注意的望着我。我聽見他們的議論。雖不快樂。亦不作聲。我決定主意。上帝要我如此作。我必如此作。這時尙在非拉德非亞做年會。我暫住那地。爲人作僕。但那時我已有名聲在諸黑牧師之中。因爲他們曾聽我講經。所以他們竭力阻擋我。不要我在年會中演說。他們看我穿一件樸素的衣服。彼此談論。我聽見每時都有人問。她是誰。或說她也算女牧師。在那時候。我想走上前去。拒絕那話。但看看那些黑人牧師的妻子和監督的夫人。攏總衣服穿得整齊的。很都從樣子上望着我。有輕看的樣子。我又不好意思。唉。我這痛苦。祇有上帝知道。因爲我同種黑人。比白人還輕看我。我受同種人的辱罵。比白種人尤利害。但我自想。我這一套灰色衣服和

襪子是一位白種太太送的。自問並不難看。但是我的同種黑婦人都歡喜穿紅紅綠綠。顯他可愛的亮光。所以他們常輕看我。我怎能有機會去演說或唱詩呢。後來我老著臉問他們到那施非去要多少錢。他們說一百元。又向我笑說。哈哈。這洗衣黑婦人也要到那裏去。後聞坎監督有火車票願意賤賣。我就請他替我買一張。計洋三十元。我感謝上帝使我能得此好機會。赴那總年會。這時候也還有幾個黑婦人願去。及我到火車站。先有一婦人在車站上。這婦人姓貝。他的丈夫是一牧師。他不願意他的妻子和我常在一處。因為他的丈夫頂肥又多私心。若是他丈夫落下了手巾。貝師母即刻拾起來。或再拿一條手巾給他。若與我同坐諸多不便。我想我雖是一個遊客。不是一個委員。我想到了那裏。必能找一個息足的地方。那曉得很是為難。因為我不是一個時髦的人。不能教人看得上眼。

我們到的時候。先進禮堂。由招待人把各人行李扣了條紙。寫明請住何處。那時有五六個牧師的妻子。偷着看我。後又顯出驕傲的樣子。不望我。停了一刻。諸牧師與他的妻子同乘馬車。向他們所要到的地方去了。祇剩了我一個人。我幾乎要哭了。貝師母請他丈夫下來幫助我。他丈夫作厭惡狀說。既不知道此地情形。就不應該來。唉。我這時往那裏去住呢。後來我尋了一個客店。這客店大半是諸牧師與他們的妻子同住。沒有一人和我說話。祇因為他們知道我是個女牧師。我的同種都妒忌女人。講道啊。

一天我在路旁散步。有黑人最有名的大學非斯喀的教習。遇見我笑着說。這是斯密安孟大嗎。我答說。是的。他說我頂歡喜見你。昨天晚上。我們正說你唱詩何等莊嚴。本禮拜三我們的大學要請你們年會各代表來參觀。屆時你必須來。後來那先生走了。到了禮拜三。各代表到非斯喀大學去。備了許多馬車。馬車行裏的車子。幾被人定完了。我想附一坐位。但是各車已滿。沒有坐位了。我就一人獨僱一輛馬車。

後來有一牧師和他的妻子。無端上我的車子。既不問我肯不肯。又不貼我車費。在那時我很生氣。想把他們趕下去。但我想。應該改變恩慈對待這些惡鬼。到的時候。這牧師和他的妻子快快下車。也不謝我。他們進了禮拜堂。就坐在前頭一排坐位。我祇好坐在後面一排最卑微的位子。在講臺有兩位監督臺的旁邊。是非斯喀大學的唱詩班。唱詩班中有一人望見我。就告訴領唱的人。詩唱完後。那人走近我坐位。與我握手。并請我同到講臺前。衆人奇極。萬目注射我一身。他就在臺上爲我介紹。他在波斯吞聽我演講如何的好。又會唱詩。如信靠耶穌一類的詩。尤爲好聽。又說現在要請斯密師母唱一首詩。我們可和唱副歌。我於是求上帝幫助我。在唱的時候。居然一點不錯。上帝的靈也祝福這聚會。凡在會的人都哭起來。大叫啊喇。嗚嗚。大學的校長就請我和他們同住。並有幾次在學生面前領禮拜講道。這次年會以後。回去的時候。諸牧師及師母。忽然改變樣子。待我很和氣。了一個說請我到我的禮拜堂領奮興會。又一個說師母你從那裏來的。還有一個說我們的靈修會也請你去領禮拜。當時女人應否講道。年會也不提了。

年會開過之後。我與白人李師母先到危理迷做靈修會。他們又請我到那司非去做靈修會。有一天李師母憂憂愁愁對我說。有人拒絕你到那司非去。他們因你是一個黑婦人。都不贊成。如何是好。祇聽他們說。南邊規矩。與北邊不同。你總不要希望南方的人待你好。你曉得你是屬北方的。他們定不要你去。不如住在此處罷。我回答說。我可以不去。我巴不得在那司非靈修會。各人都得聖靈充滿心中。多得快樂。我不願他們因我的緣故。以致有礙上帝的工作。吃了中飯。印斯師母來。他也想我不應該去。因爲那靈修會的人。都是南方的人。印斯師母說。因我們愛你誠切。所以直言告訴你。不願使你到那裏被人輕

看。到了下午時候。似乎上帝用聲音說。你要去。這真使我憂愁了。因為印斯師母與李師母他們二位都是我的好朋友。若我違背他們二位的好意。我似乎太不懂理了。我惟有熱心的祈求上帝解除中間的阻礙。我就到樹林中禱告。請上帝賜我清楚的回聲。我到底能否到那司非去。我說上帝不要使我做錯。若是你的意思要我去。請你使他們給我五十元。因為我想這時他們正在阻我。決沒有一人能給這麼大的數目。祇有上帝有此能力。因為上帝是至大的。那曉得上帝竟把這件事宣佈在他們的心中了。於是我又回到我住的地方。李師母也未談到那司非的事。我也盼望上帝不要差我到那裏去。禮拜日早上作敘會的時候。我正講道。有一位高師母。他是牧師的妻子。很為熱心。生命獻與上帝。願終身為順命的人。此時聖靈竟告訴他說。給我五十元。作到那司非去的旅費。他雖不是富人。但他必要勉從上帝的吩咐。但未明言會敘完了以後。一婦人說。我們要到司平非去看林肯亞伯拉罕的墳墓。你也去嗎。我們要在早晨八點鐘動身。自然我也真歡喜去。我玩了一天的工夫。且走到那建功碑的頂上。寫了耶穌是我的磐石一句。到了晚上。我們回家之後。我見各人異常歡喜。我說你們攏總的人。為何如此快樂。但是沒有一人回答我。我們大家就同吃晚飯。又赴禱告會。散會後。有一位先生站起來。先說了幾句客氣話。後來說斯密。妻子在我們中間有幾個人。願幫高師母的忙。為你到那司非的供給。說了就遞給我一個口袋。口袋裏有錢五十五元五角五分。我因此才能到那司非去。去的前三天。我甚困苦。因為有許多人反對婦人演說。更以為我是一個黑奴婦人。多不歡迎。諸牧師對於聖靈的真理。各有偏見。內中有一個婦人告訴我。說如何引導他們的牧師。能通達真理。說了獨自跪下。好像見天堂門開了。光與平安如洪水一般降在他的身上了。於是又去告訴他的朋友約翰師母。約翰師母也為他丈夫禱告。他也滿得上

帝的光與和平。這兩個婦人每天爲他們的牧師禱告。因爲這兩個牧師性情都是良善。無論何人都喜歡與他親近。可惜他講經的時候。多除去上帝的權能。見解錯了。那兩個婦人用了五年的工夫。爲他們禱告。竟無一人知道。直到此次作靈修會。才得着效果。這兩個牧師既得着聖靈的祝福。我想從此以後。其餘的牧師。自必更要熱心。都要遵照上帝的權能。講道。我們巴不得別的婦人。也與這二婦人一樣。不要在禮拜堂說牧師的過失。並不要說牧師怎樣冷淡。惟獨自暗暗禱告就是了。又有一個別的牧師。反對作靈修會。與婦人講道。常起辯難。但我置之度外。總不忘記禮拜日禮拜。那時我們做禮拜。在一大帳棚中。黑白兩種人各坐一方。白人總不讓黑人坐。於是我說。最初上帝如何幫助我們。聖靈如何祝福我們。我們應當如何彼此相愛。同作主工。我說完了。這反對靈修會婦人講道的牧師。跳到臺上。忽作孩子哭泣的狀況。說我是一個多年的牧師。諸位大家曉得我拒絕這會。不料今天由這黑人從上帝面前傳達信息給我。使我靈魂清潔。從此不敢再存偏見了。哈喇啞。我們禮拜日有如此的奇會。上帝的愛和祝福。正如海潮般高湧。何其快樂。這會閉了。已十一點鐘。我坐在李師母牀旁邊。撫摩他的身體。因爲他甚困倦。後來聽見兩個牧師在帳棚外邊談天。一個說。我們有頂大的年會。我本不要斯密嫂子赴會。豈知上帝竟差他來赴會。可見得是我錯了。我雖聽見他們如此談論。心中很高興。因爲我已聽見上帝的聲音到那司非去了。可見上帝的方法較我們的方法高尚。上帝的思想超乎我們之上。所以我們祇要靜心聽他的安排。倘上帝差我們到一處地方去。我們雖有時不明白他的意思。我們還是要去。我所說的這幾件事。就是指着凡人作上帝的工。無論如何總有難處。使你心中不快樂。但你務要忍耐去做。第一不要生氣。不要推辭。不要灰心懈怠。不要離開靈修會。或禮拜堂。總要常有笑容顯出在你面上。人雖

無理待你。仍不要忘記禱告。並且要饒恕他們。大概尋常的人不能作上帝的工。多因不能忍耐。果能忍耐。就沒有難事了。因為上帝的恩慈。常常加給我們身上。我們無論缺少甚麼。祇要信他求他。他必給你。

英國佈道狀況

人常問我爲何要到亞非利加去作宣教士。我回答他們說。我在幼時曾記得我的父母談過亞非利加的情形。又在圖畫上看見過非洲的野人、獅子、豹、熊、及蟒蛇等像。我對於非洲情況大略雖然知道。但還有別的事。我還沒有曉得。我每赴佈道會。會中所提議的。不外印度與中國。從未說非洲之事。一日會將完了。我問一位婦人。是否非洲盡是某督徒嗎。那婦人歎道。唉。宣教士死於彼處者極多。大概因氣候之故。發生熱病而死。而且野獸亦很猛。還有些野人喜食人肉。那地可稱爲白人的墳墓了。我聽了這番苦情。回家後隨即跪下祈禱。說上帝啊。非洲的地方極缺乏佈道的人。可惜我不能去。因為我未受過甚麼教育。地理又未讀過。故不知道向何方起程。況我年已老。難以受教。求你幫助我。我要使我的女兒美玉受教育。將來可到非洲工作。我雖然在上帝面前允許我女將來到非洲。但我心中立即不安。我在幻想之間。好像見那無教化的地方。有野人、蟒蛇、獅子、熊、豹等都在眼前。我又哭着說。上帝啊。總要有人到非洲去傳你的真理。所以我把我的女兒貢獻與你。就是你的女兒了。他將來到了非洲。我一點不能照應他。我知道你必定能保護他。

美玉那時在中學讀書。每期分數考得很好。班次漸漸升高。我頂喜歡他有如此進步。那時我心中忽生一種希望。說我女既受了教育。他的生活不必依靠洗衣。可爲教師了。將來我老邁時。可與他住在一起。

也好得他的幫助了。後來他中學畢了業。於是我幫助他進巴提莫大學。這時他已擔任教員。過了幾個月他要出嫁。我極反對他的意見。因為我要他作宣教士。那時我在英國。我則寫信叫他到我這裏來。誰知那少年男子要他結婚後再到英國。所以他先出了嫁。他的丈夫待他很好。使他終日常得快樂。不過他既出嫁。即不能到非洲。我於是就作他的代替人了。但不知上帝怎樣引導我到非洲的路程。我在美國領奮興會共八年。一次有一個婦人對我說斯密嫂子。我相信上帝也要你到英國領奮興會。我自己想到英國去麼。我是一個洗衣服的黑人。若到英國去。恐不相宜。那婦人要我到英國。是爲領禱。但我每次向上帝祈求的就是爲我所必要的東西。至於那不必要的東西。我何必擾亂上帝。因爲這英國地方必須受過高等教育的富貴人纔能去。像我這樣洗衣服的黑人。絕不配去。有個買小姐。應許替我整理每件東西。並許爲我買船票。我說不去。諸位要曉得我爲何不把這件事陳告上帝面前。祇因我怕洋海。後來我又去拜望買小姐。他正離開紐約到英國去。我看那船很大。也很穩。我膽太小了。於是我的良心因着不從命。常覺不安。我就知道上帝是要我到英國去。那天我坐著幻想之間。好像我自己坐在火輪船上。忽然風雨交作。波浪翻騰。船底碰了礁石。即時沈沒。衆客都淹沒水中。我身也浮在水面。已經死了。我的眼睛還看見閃光。耳朵還聽見雷聲。後來美玉得到電報。知我溺死。痛不欲生。那時我自己說不能再居此處。因爲這是違背上帝旨意之故。乘我尚未溺死以前。快些離開。比較明知故犯還好些。那天晚上。吃了晚飯。上牀睡覺。不料我與我的精神彼此交戰起來。又加蚊子都來吸我的血。使我一夜不能睡着。我相信這定是魔鬼的意見。使我受這種困難。但他們的壞意到底變成了好意。所以我就早起來。先進禮拜堂。即聽牧師讀聖書說。『我的上帝必照他榮耀的豐富。在某督耶穌裡。使你們一切』

所需用的都充足。』聖靈說。這節功課就是要你學習。我也明知我的信心極其缺乏。因此我即應許說。上帝。此次我必定要到英國去。於是第二天起來。上街去買一隻皮箱。把箱子裝滿了衣服。禮拜三上午八點鐘。在紐約海口。聞有火輪船到英國。我就上了那隻船。這船上有許多富貴的船客。都來問我原因。一人說。從前你會到英國去過嗎。我說沒有。一人說。你是爲甚麼事務而來嗎。我說不是。特爲事而來。一人說。你希望諸朋友來會你嗎。我說不敢妄想。又有一人說。你爲何住在大餐間。這不是爲你太貴嗎。我說是的。我的票價七十元。又一人說。你到英國是唱詩去嗎。我說不是。後來因爲衆人屢次纏繞我。我就老實告訴他們。爲何到英國去的。他們想我瘋了。因爲他們不知道信靠聖靈爲我的嚮導。他們又說。你應當打通船票。他們意思又疑我到英國有不好的主張。所以大衆用各樣言語來恐嚇我。直等我到房艙內作禱告說。上帝啊。我已告訴了這些人。我到英國是奉你的命令而去。他們聽了。莫名其妙。請你維持他們。問我許多的話。並求阻止他們所問的。除去他們好問的心。啊們。禱告完了。就出來。回到艙面。從那時起。果然沒有一人來問我了。因想起耶穌會說。『你們奉我的名。無論求甚麼。我必成就。』真是不錯。啊。船上的船主與庶務待我都好。至於乘客當中。祇有貴格會的先生和他的兒子。待我很好。他們知我是一個女牧師。所以使他們格外注意。因爲他們貴格會第一看爲緊要的就是聖靈的真理。他們更看重女牧師。那位貴格會的先生對我說。這船上沒有牧師。若你能在禮拜日在這間官艙內講經。我可以知會船主。我應許他可以。於是他去知會了船主。船主就告訴了全船的人。所以在禮拜日衆客聽見鈴聲。一齊進入官艙。艙中滿了許多人。不過他們所備的是英國的公禱文與讚美詩。我不知道如何。用船主即告訴我禱告與唱詩。盡隨你自己的意思。不必拘定英國習慣。我這才選一首讚美詩。是人人所

熟習的。我知道別人不願同作禱告。我祇好自己一人禱告。我讀約翰十四章全章。用半點鐘講道。這時聖靈在我心中。賜我口才。講道居然無錯。演講完了。再作禱告。並特別爲這船上的正副船主及僕役禱告。後來大衆唱三一頌散會。阿呀。聖靈竟能如此改變這些乘客的心意。各位太太們。先生們。本來連早上都不與我招呼一聲。現在他們與我握手了。且說惟願上帝祝福你在這時候。除去一位驕傲的醫士以外。每個人都是恩慈待我。但是那位醫生的妻子和孩子們。也是頂和氣待我的。那位醫生自以爲我坐此船。在船主與諸乘客都得榮耀。所以自大的了不得。他的孩子沒有女僕服事。我就試試服役他們。孩子們最喜我講聖經故事給他們聽。所以我與孩子們常在一起。若那醫生看見我與他孩子同在他。就叫孩子離開我。而且很有生氣的樣子。因爲他不歡喜他的孩子和一個黑婦人作朋友。船到利非普。Liverpool時。我祈禱說。上帝你使我到英國。沒有人知道我來。惟有請你照顧。若我有缺乏之處。仍求你感動這些人。可藉他們的錢補助我。願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。阿們。對於稅關規矩。我也不懂。那時攏總的太太們都有他們的丈夫管理行李。我又祈禱說。上帝阿。我沒有一個人助我這事。請你幫助我。使我可以放心。並可學習如何作纜好。那位驕傲的醫生。特別的注意我。爲甚麼緣故呢。因爲他有頂多的行李。都是要被稅官查驗的。我祇有一個箱子。稅官的意思。要先查我的行李。我等待那稅官到來。就指明這箱子是我的。那位醫生很兇的望我。好像要把我吞下去了。他拉住稅官的手臂。要先查他的箱子。後查我的箱子。我還是在旁等著。稅官對我說。你箱子裏有烟和酒嗎。我說沒有。他又問你要往那裏去。我說要到火車站。他就爲我僱了一部馬車。我叫馬夫把我的箱子搬在車上就走。不久那驕傲醫生的馬車被我追著了。我經過他的面前。向他鞠躬。並對他笑一笑。又特別注意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。他們也

用笑容答我。只有醫生皺眉望我。到了利非普的火車站。乘火車到克司偉 Winn。每年夏天在這處有極大的靈修會。乘車的人對我很爲注望。因我是黑人如見異人一般。後來我買一份報看。意欲抵制他們望我的念頭。不料他們格外稀奇我能看報。更稀奇我是獨自一人。沒有親朋作伴。火車既到克司偉。我下火車向外走。遠望有兩位太太站在月臺上。內有一位與我相識。大聲喊說。斯密安孟大。你也來了麼。我說。包師母是你嗎。我見了你。就得了心中的快樂。包問說。你往那裏去住。我說不定。他說。我可幫助你。我說。謝謝你。我到英國來。並沒有一人曉得。現在既有包師母爲我幫助。替我找房子。真是幸事。因爲這時。克司偉各家屋裏。都已入滿。幸虧他替我尋了一間屋子。據他們說。祇准住一夜。因爲已有兩位先生定了這間屋子。明天要讓的。這屋真真可愛。房間既大且美。我在美國從未睡過如此舒服的牀。那天晚上。我睡得真真好過。第二天早上醒來。我充滿了讚美上帝的心。因爲他恩慈待我。使我一路平安到英國。又使我得了一間優美的屋住。後來我起來鋪我的牀。我正要祈禱的時候。思想我能再住於此。豈不甚好。不過此屋爲黑婦人似乎不配。我即禱告說。上帝啊。若你要我在此再住一夜。請你的靈感動這位太太。使我下樓時。即能得到好音。但是我不好意思當面對他要求。惟願你的旨意爲我整理一切。禱告完了。拿了我的口袋下樓梯。那位太太對我說。剛才我接着那兩位定我房子的先生電報說。他們今晚不來。所以這間房子沒人住了。若你要住。仍舊可住。我輕輕說。上帝真是可讚美的。那時依我心中的快樂。恨不得大聲叫跳起來。此次的會是在大帳棚當中。他們待我的禮貌。極其尊重。正如待美國的總統一般。真是想不到的。

我們在克司偉有一特別的會。我且被請爲領首。開會我先講道。稍停一回。問會衆誰願悔改。可即起立。

一時全堂的人都站起了。即有一位高貴的牧師幫助我爲這些站起的人禱告。禱告後。又有人作見證。各人承認他們在那天晚上已得着平安。在他們心中讚美上帝。這是我第一次在英國所做的工作。我又認識了一位有名聲的孟師母。他在青年會幹事會印幾千本漢文天路指南送與中國人看。那時他既聽見我的一生歷史。又爲我在利非普維多利亞大會堂設臺講道。給那一般作工的人聽。於是。我到了火車站。就看見我的名字高標在火車站的揭示板上。說斯密安孟大乃一誠實悔改的黑奴婦人。今日準定在本會唱詩講道。這大會堂即在羅馬天主教殖民的中間。他們聽見了我的名字。以爲我是異乎常人。所以有許多人擁擠而來。這時我下了馬車。竟無出路。我的衣服幾被撕破。幸有四位警察用鞭趕走了這些人。我才能走到那會堂。那會堂中奇形怪狀的人極多。有的婦人頭上包着巾。有的婦人赤足。亦有的人衣服穿得極整齊樸實。像他們這樣的人在會堂裏要算頂守規矩了。我在美國領奮興會也有如此多的人。但不像這處的人的粗蠻。所可奇者。人雖粗蠻。仍能靜聽福音好消息。

我到英國。過了三天。有約師母給我五個金鎊（約值銀洋五十元）他說。這些錢是某幾位太太走時留下來給你用的。我接着這款。知道這是上帝回答我輪船上房艙內的禱告。

後又從英國到那可異的蘇格蘭主領奮興會。這事是很難得的。因爲蘇格蘭人那時仍是守舊。對於婦人集會講道的事。向不贊成的。

我記得那裏有一個城。某天下午在禮拜堂有一會堂內擁擠極多的人。雖然如此。我能盡力擠進堂去。我講聖經。天尚未晚。會尚未散。已有許多人在上帝面前尋得了平安。現在我可提出一證據。以表上帝祝福我的工作。那時有幾個牧師在會堂中極反對婦人講道。從前保羅會說：『婦女在會中要閉口無

言因爲婦女在會中說話原是可恥的。所以他們說。現在我們所開的會。不是大違保羅的命令嗎。我知道他們的目的。不是因爲我是黑人。祇因爲我是一個婦人。雖然他們有這樣的議論。我仍侃侃講道。他們要想阻擋。就寫一信遞給我。說請你即刻回答。以爲如此使我不能往下再講。會可散了。誰知我總不拆看。直待會散後。才看這信。我那時並無意思。不過沒有工夫看信。那曉得這正是上帝特別助我。使諸罪人可以得救。從此諸牧師也不再來騷擾我了。我又到了一個城。他們開了一會。專爲婦人佈道。其間有六個男人也來聽講。諸位太太請求開會。他們顯出驚訝的形狀。於是我們先唱一首讚神詩。有一位太太走近我前。微聲說。我看見有六個男人在這禮拜堂。若你不歡迎。我就請他們出去。我說。不可我想他們或者陪着他們的妻子來的。你看那一男子。不是手抱着孩子麼。照這樣看起來。隨他們吧。因爲我所講的是拯救的道理。不特爲諸婦人所需要的。也是男人所必需的。他又問說。你在衆男人前演講。怕羞嗎。我說。不要緊。因此之故。男人愈來愈衆。那禮拜日晚上。大概有一千二百人赴會。其間約有一百個人起立。求我爲他們禱告。我又記得一個可親愛的老婦人。頭上戴一頂白帽子。翻開了他的聖書。放在膝蓋上。并苦苦的哭泣。此人我曾與他說過話。他差不多全部聖經都會背誦。但他仍不知道他自己是否得救。我說。你會背聖書。何以還沒得救。要知道。不是靠其中的字得救。要靠其中的意思得救。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。現今就脫離了律法。叫我們服事主。那末做一切事。要按着心靈的新樣。不可專按着儀文的舊樣。後來他誠心做禱告。我說。爲着上帝的寶貝訓言。你會讚美上帝嗎。他說。我會感謝。但我從未思想讚美上帝。我說。現在你可讚揚他的名。他如何在你身上成就你的事。你當信託他是你的磐石。你是他的孩子。他從此信我的話。讚揚上帝的名。立刻得著喜樂。他心中就充滿聖靈的快

樂與平安。正如新郎一般。

稍停幾秒鐘。有一位嚴先生請我寫保單。他要請我替他在禮拜堂做一禮拜的工作。因為他要出門去。這真真是一件新聞。我是一個婦人。且是一個黑婦人。生在奴隸之國。也能擔任禮拜堂的工作了。上帝此刻很為幫助我們。我們每天晚上都有會。每天都擁擠多人來赴會。那時所唱詩篇。初次我用美國奮興會的詩。後來有一個蘇格蘭人微聲附我的耳朵說。斯密嫂。我們舊派的人。願意你自始至終用詩篇。不過青年人都歡喜奮興會的詩。但我們老人總歡喜詩篇。我把我的話且放在你耳朵裏。他走時又揔我的手。意思教我不要忘記。我說會快要完。俟下次晚上再改吧。在那晚上開會時。我選了一百三十詩篇。以前我所聽見過的音樂和可奇的讚美詩。總不能與現在蘇格蘭人所唱的詩篇做比例。若我常常住在此處。我一定要學習如何唱。可惜不能在此一禮拜中。我們得着極大的祝福。每人靈性增強。有許多人得了聖靈祝福。正如重生一般。我在英國幾個月工夫。真是快樂。所以我的心充滿了感恩和愛上帝的心的。

到了冬天。天氣很冷。我必須有外衣一件。可惜我已將所有的錢寄與我女。竟沒有一錢為我自己了。我又爲此事祈禱上帝。但沒有另訴他人。有一日早上。天氣晴朗。我們要出外去看風景。上午八時就離開厄丁村耳。與我同行的幾位太太說。你想我們可到那邊衣舖裏停幾分鐘麼。我說很好。進了衣舖。他問什麼外衣爲我適宜。我說隨便。他們選了一件皮的外衣。約值六十元。這件外衣正合我身。我穿這外衣走出那舖。自覺美麗像公主一般。於是我們拜訪何烈魯的皇宮。Holyrood palace。那宮中有挪喀斯約翰的像。又有可憐的馬利斯吐惡德的像。我們又看看他睡覺的牀。完全用花邊作帳幃。後來又到陳

列所看見一張橈子。因為三百年前。英國人欲將聖公會公禱文介紹於長老會。如此可——強迫長老會化爲聖公會。不料正值監督叫他的助理員宣讀聖公會公禱文時。忽然有一個女子叫琴紐革代絲的 *Jennue Geddes* 就將一橈向他的坐位擲去。幸而監督避得快。未曾受傷。自從那時起。不強迫用聖公會公禱文在蘇格蘭了。所以此橈至今留著作爲紀念。

有一天我從德小姐得了一封信。信上說。上帝已清楚告訴我。你要同我到印度去。我已在我的諸朋友面前宣佈你到印度的事。並籌了些錢爲你路費之用。又說你須仰賴上帝爲你的引導。我想他不必如此做。我總不願意到印度去。我決不爲這事情做禱告。過了幾天。他又來了一封信。這真是奇怪。他說上帝也答我的禱告。因爲又有一位朋友送你二十金鎊（即銀洋二百元）我對我自己說。德小姐自己不願獨往。就說上帝要我往印度去。他不知我在英國與美國作佈道工夫。已經發了。我是不願到印度去。於是一微聲說。一天到晚祇說不到印度去。總沒有向上帝祈求一次。問他的旨意如何。我說不錯。我就在房中跪着禱告。哭着說。上帝啊。饒恕我的鹵莽行爲。請仍賜我清楚回音。使我將來如何作事。我祇願得你的旨意。上帝果給我頂清楚的回聲。說你務必要去。我就立起頌揚他的名。除去我的疑惑心。禱告後。就寫一封回信給德小姐。請他在輪船上爲我定一房間。我的心本來很重滯的。這時候忽然像羽毛一樣輕靈了。

經歷地點

上帝要我到非洲。故我未到非洲以前。上帝已教導我了。我走的路程。就是到英國印度兩國。我到這兩

國。正是我的中學大學校。我要將所得的學問。爲將來到非洲佈道的工夫。我們現在由英國到印度去。必要經過法意二國。途次經過的地點。即法之巴黎。意之勿連司羅馬那。玻利等處。巴黎乃一華麗的城。城內有幾個公園和銅像。我看看這種景緻。最爲快樂。但我覺得那裡的風俗未免太奢華了。我到了一個完美的磁器廠。看見陶工做工。自泥的原料以至變成美麗的花瓶。他不但能作成一樣東西。有時能作各樣的瓶。若是瓶中的泥裂壞了。他更能改造別樣的東西。我想陶工有此能力。真不可及。後來我因此生了感想。自己想攏總的磁器。皆須由火燒煉而成。那陶工的作法。正像基督。基督是我們的陶人代表。他使我們在爐中受痛苦。鎔化我們的行爲。成爲上品。我祈禱說。上帝啊。使我常常在你手中。正與泥在陶人手中一樣。當那爐子燒起的時候。求你使我有能力忍受各苦。爐中的火勢猛烈。又發白光。就是你的呼吸使然。要使我脫除一切的污穢渣滓。我願在困苦中信靠你。

過不幾日。我們又到繁華的弗連司城。這城中有可奇的油畫陳列所。這陳列所 Vit's Gallery 有世界極可貴的油畫。就是極有本領的米加安革羅畫的。後來我又看見聖施洗約翰。天主教堂。堂中各門都用黃銅鑄成。正合天堂之式。在這城裏。每個嬰孩。必須到此堂受洗禮。有一天我看見兩部馬車到這教堂門口。父母各抱嬰孩進堂。走到台前。受牧師的洗禮。兩嬰孩穿著極整齊的衣服。正如小天使一般。受洗禮後。各孩子的父親交給牧師一包錢。我很願意他們曉得。上帝國裏不取分文。

第二天離此而到羅馬城。此城從前是各國的京城。現可稱爲天主教京城。因爲無論在火車上。街上。或馬車上。相遇的人。盡是神父與修士。這些修士脚上不穿著襪子鞋子。祇穿草屨。身上所穿盡是直條粗布的袍子。另有一繩圍繫腰前。袖子長能蓋手。正如中國男子袍袖一樣。有時他們用驢子馱乾草到街。

上攙賣。有時他們販些蘿蔔葱頭等等在菜市求售。我看見他們這種情形實在可憐。就將數十銅圓散在他們中間。我從未遇見一個清潔的人。但天主教反以這類的人爲屬聖的。以爲他能除去世俗利己的陋習。我感謝上帝。因爲基督教沒有告訴我們污穢和懶惰與這等修士一樣。耶穌曾說。應當潔淨自己。除去世體靈魂一切的污穢。敬畏上帝。得以成聖。這種方法。就是使每人從虛假中轉機。信託上帝的真實。當時人敬拜動物。較敬拜創造大主宰。尤誠心些。這正是保羅所寫。早一千九百年的話。現在羅馬還是如此。我們曾到聖彼得禮拜堂。乃天下極大極美之堂。又進了御園。這御園即從前尼羅王陵虐教徒大肆殺戮的地方。他先把教徒身上塗油。到晚上燒起來。以爲好玩。有的教徒死於人獸格鬪。靠近禮堂的右邊。豎有彼得石像。每年約有幾萬萬人來朝拜他。且與他足趾接吻。我也到他足前一望。見那足趾已被吻成凹形。在我看的時候。又有一羣人來與足趾接吻。並自己在臉上畫十架形作祈禱。我願意他們心中各得平安喜樂。但在基督教裏。不必定須到聖地去祈禱。無論何處祇要一心一意祈求。都能得着平安和喜樂的。我又到教皇的宮殿 *Vatican*。我們走進走廊。就看見可敬可慕的油畫和石像等。忽然有一人大呼我們快出去。因教皇已乘轎來此花園玩耍。轎的前後都有兵丁保護。我默想既稱教皇必無過失。又何必兵丁保護呢。我的天父沒有過失。他何嘗要兵丁在前後保護。又看見一個戲園 *Colosseum*。四圍築成石牆。有一嚮導人告訴我們。昔時基督徒曾在此處作人獸格鬪戲。後來被獅子吞食者幾萬人。我默想那些受死的人。必得快樂。必常戴他們的白冠冕。來到格鬪戲場中。走來走去。且唱聖哉聖哉聖哉的讚美詩。後來我們又經過羅馬人所築的亞比烏路。這條路就是從前彼得從羅馬逃走。走遇見耶穌聖像的地方。那時彼得跪問耶穌行止。耶穌對他說。你若棄掉我的百姓。我祇好再到羅馬。

重釘十架。彼得於是即回羅馬受死。後來我們又到一墳窟。Catacombs 深有六尺。我們先入一條窄道。嚮導人給我們每人一枝蠟燭。如此我們即能進那隧道。細看昔時基督徒在羅馬被逼迫各種遺跡。因為他們當時藏身於此。無可逃生。所以隧道凹處。尚有許多屍首睡在那裏。這些屍首是一千八百餘年前物。還有些積血的瓶。真是目不忍睹。慘不可言。留此紀念。大可感動後人。那嚮導人屢對我說。必要與他同行。但我極其膽大。每喜一人獨走。他正與德小姐講那些古跡。我獨自仍向前走。不過幾秒鐘。就毛骨悚然。立生懼心。於是端立祈禱上帝。使他們靠近我。幸禱後不久。他們果來找我。我現在想起來。還覺害怕哩。這事可為我的教訓。因我手握一枝燭。還不發聲。應當與嚮導者同行。這表明上帝賜我們的聖書。正如燭光照耀我們。足前一樣。如此我們為人宜以聖靈為嚮導。切不可隨自己意思而行。

於是又到那坡利 Naples。不過走了幾點鐘路程。離此城不遠。即有危蘇危 Vesuvian 火山。在耶穌降生八十年有判培伊 Pompeii 城與赫庫拉尼恩 Herculaneum 城。盡被火山燬壞。這事載在歷史人皆知。此次我到判培伊。看見古時被燬房子和街道的遺跡。因一千九百年前。尼羅王所建戲園與廟宇。盡被火山噴出的灰屑掩蓋。以致那兩城同時埋沒。後人挖去所覆沙土。於是遺跡盡顯。我見有一石人。站在爐旁烤麪包。桌子上放了鍋和碟子。又有一狗蹲坐其旁。還有守衛兵站在他的營門口。這些古跡。幸沒有被極猛烈的洪水衝去。也是奇事。我們由此又乘船至埃及。可惜把我的洋傘遺落在馬車上。我到船上即給一元與那小工。請他替我去拿。因他曉得那馬夫所往地點。待他回來說。那馬夫已走了。不知往何處去。若能再給一元。當再為追尋。我說。沒有錢了。後來那人又說。將來找著後。可寄到印度來。現在請給些錢。為將來寄傘的郵費。我不理他了。此時我很生氣。因既失了一把傘。又遇到這個騙

子即求上帝使我不發氣。宜饒恕他。我聽見人說。凡人有暈船病者。腦中宜有一定主意。不可胡思亂想。因此我也照樣行了。可惜做不到。所以又患暈船病了。在海船上無好水喝。除我與德小姐祇吃開水外。餘皆喝酒取樂。他們很奇怪望我們。且說他們的酒性和平。不致使人發狂。我思想這必是他們受酒的誘惑了。人初喝酒時。都是安靜的。後來漸喝也就醉了。像這樣喝酒。正如聖經所說。咬你的蛇。刺你的毒蛇。

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九月二十號星期一。船到埃及。我們就換小船。共有五隻船。每隻有十二個男人。盪槳。我從未見如此美麗的槳。這些人是我的同種。他們的顏色深黑如墨。身直立如箭。皮膚光亮如絲。他們五隻船同時盪槳。顯出他們能幹的樣子。我見了不禁驕傲起來。因我也是屬乎這種族。我想到舊約書上所載埃及的公侯要出來朝見上帝。非洲人就要急忙舉手禱告。我又記得這是摩西生的地方。當年耶穌逃避希律王的禍害。也曾藏身於此。我又記得昔有一非洲人名西門。曾負耶穌的十字架。可見上帝對我們黑種人。是有非常的眷顧。不論是屬奴的或自由的。都能得着這尊貴。我感謝上帝。使我為黑人。也能享受此福。

我們有一天乘馬車到那埃及的金字塔。我看見有許多的人。在場上賽跑。這些少年人跑得真快。現在我才懂得保羅所說的話了。保羅說。我們當放下各樣的重擔。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。存心忍耐。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。就是這個意思。可惜這些賽跑的人。多以乞丐為事業。有六人跟着車子後面要錢。我們嚮導人說。不可趕他們。也不要給他們錢。隨他們在後面罷。但這些人很有規矩。他們見了我們。都恭敬先向我們鞠躬。然後拍拍他們的肚子。又張開他們的口。以表餓意。我不能不憐恤他們。就給

他們每人一文錢。不料那時他們都來大聲要求。那時馬夫鞭馬。所以馬跑得極快。那些人跟得也快。既到了金字塔。他們說給我一角錢。我能五分鐘內從塔下跑到塔頂。金字塔是造成三角形的高五百尺。四方的根基共八百方尺。至今很完善的。祇有半寸的剝蝕。大概建築在七千年以前。若無人偷石料去建築他們的房子。那塔至今尚能完全。現在世上不能再有這樣的建築了。希臘人傳說當時用三十萬工人費三十年之久才造成。與金字塔同時造的。靠近旁邊還有一個人首獅身之像。係整塊石料鑿成的。長一百七十尺。闊六十尺。有人想他是一個永生的記號。後來我們又到喀羅（Cairo）穆罕默德所創有名的大學堂。內有學生一千名。盡讀回經（Koran）即穆罕默德的聖書。無論大人小孩均在地板上排列前後坐着讀書。待他們能熟背全部回經然後卒業。我在路上。使我又遇見一種有興味的事。就是埃及人的農夫。用極大的提桶。由溝中取水。倒入木槽中。婦女孩子各站槽的兩旁。用手舀水以澆田苗。這是他們最古祖傳的方法。至今不曉得改良。豈非可笑。

十月二十六號。我們輪船到了蘇彝士河（Suez）口。這時到印度的船尚未到來。我們在一家旅館裏等船。我乘這空閒。就為那些被委棄的埃及人祈禱。求上帝改變這些人心。使這些委棄的沙漠。變成玫瑰園。花因上帝曾差遣他的兒子。離開埃及。光明隨之而去。黑暗埋伏其中。乞求上帝再差遣真光。幫助埃及的人。

印度風俗之一斑

孟買城是印度文化之中心點。見了孟買。賽如見了全印度的精華。我於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十月二十

六號到孟買。首先去遊玩的。就是孟買的市場。那狹窄的街道。橫七豎八。一共也不知有多少。街道兩旁。連牆接牆。設着無數一開間門面的小店鋪。地上擺着許多小攤。那印度小販。往往盤膝坐在小攤旁邊的黃泥地上。他們營業的形式雖簡。便然而生意却也不小。

買的、賣的、遊玩的、閒蕩的、在街心中擁來擁去。猶如時漲時落的人潮。其中波斯人、印度人、緬甸人、錫蘭人、亞刺伯人、猶太人、中國人、日本人、朝鮮人、以及複雜不齊的歐洲各國白種人。都有你講你的國語。我說我的土音。混在一起。湊成一種不知什麼聲音。大約這個就所謂「世界語」吧。

日光照到那堆湧來湧去五顏六色。千奇百怪的衣服上。就變得糊糊塗塗。令人不堪久視。雜在這人潮中的波斯火教徒 Parsis 格外比別種人爲有趣。這班火教徒。在一千二百年之前。在波斯遭亞刺伯攻擊的時候。帶了家室逃到印度來。他們起初雖是作客異鄉。但是久而久之。也漸被印度的文化薰染了。他們大半都是很富足的。故他們的婦女出街來。每每總是戴得金碧輝煌。穿得綾羅滿身。個個都可做個富貴人家的榜樣。

他們教裏並沒有什麼偶像。他們所崇拜的就是火。那普照全世界的太陽。既是萬火的源。他們自然敬太陽爲他們最尊的神了。每當將晚。有許多火教徒來跪在孟買海灘上。向著西山那彩雲擁護。將落而未落的太陽祈禱。

他們的埋葬屍首法。甚爲奇怪。印度人大半都是火葬的。後來他們既視火爲神聖。當然不敢將牠來燒。那屍體的屍首。至於掘土埋葬。他們又以爲是褻瀆土地的那唯一的法子。就是將屍首放在露天。讓兀



應將皮肉漸漸的啄去罷了。孟買海灣的兩岸。建着許多的塔。名爲「靜塔」。凡火教徒死了。他的親戚將他的屍首擡到靜塔。露在那裏。不到兩點鐘工夫。那周圍樹上的兀鷹。早將他吃剩一堆枯骨了。我在孟買住了幾個月之後。就於次年正月初旬動身到開泊。Cawnpore。去。我到了開泊。第一處自然先去看開泊井。就是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拿拿同他的叛黨將許多英國的婦人孩子。不管死的活的一起拋下去的那口井。現在這口井。已成了這班受災基督徒的紀念井。井口上面立着一個嫣然欲笑的白石天使。咳。我想這班無辜被殺的良民。今天在極樂國裏。也像天使一般微微的笑着吧。我從開泊再到各處的鄉鎮去佈道。我看見一般無知的村民。對於各事。都是迷信盲從。不明上主的真道。我見了不由得爲他們暗自傷感。更可憐的。是一班修道的乞丐。看他們孤苦伶仃。在風霜雨雪之中。從這個鎮走到那個鎮。從那個鎮再到不知幾多鎮。去尋聖蹟所顯現的地方。無家無室。沒錢沒糧。除了虔誠的信徒捨他們一碗飯一杯水之外。他們就沒有什麼生路。往往餓死道旁。也不自恤的咳。他們拋棄了世界的榮華富貴。別離了平生的親戚朋友。不以饑餓爲計。不以窮困爲苦。也無非追求精神上的愉快罷了。

所以修道乞丐之中。有許多原本是社會上有錢有勢的偉人。祇因爲他們一旦覺悟。知道世事都是虛幻的。凡俗的。我們生既不能帶什麼來。死倒能帶什麼去麼。於是與有形的萬物隔遠些。庶幾與無形的真神接近些。故他們與從前所處的世界。脫離關係了。世界也不再認識他是從前的偉人了。往往表面上看來是個半癡半癩的乞丐。其實是個曾經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。甚至有名的留學生。都有做修道乞丐的。他們非但深通國文。而且精於各國的文學。對於有名詩家的著作。他們往往能背誦。

如流。毫無費力。唉。明哲像他們。還要做一個修道的乞丐。我更不敢武斷了。我心更不敢貪安逸了。至於佛教的一般托鉢僧。非但凍餓身體。而且再要自取各種意外的痛苦。有一個托鉢僧。舉起他的右臂在頭上。竟有數年之久。如今那隻臂竟乾枯如一條樹枝了。又有一個托鉢僧。緊握拳頭。他的指甲竟由手心穿出手背。又有一個。在尖刀牀上睡了不知多少年數。他的知覺竟模糊了。又有許多托鉢僧。在四十年之中。竟沒有立直過一次。他們現在都立不直了。他們終日由這個城。匍行到那個城。情形很苦。有些虔誠的信徒。一經聽見他們呼喊的聲音。就爭先恐後的來布施他們。然而除了一碗白飯。一杯冷水之外。他們再不肯受人家第三件東西。聽說有一個托鉢僧。在一株大樹底下盤膝坐了不知多少年數。那新生出來的樹根。竟把他同樹一起團團圍住了。

他們的本領。真不能不教人佩服。他們屢次在英國有名政治家面前。行過許多驚人的奇事。究竟查不出他們所以能如是的理由。他們能赤脚在刀口上走。足上毫不受傷。又能爬上一根插滿銳利尖刀の木杆。再爬下來。雖然他們的手足都按在刀口上。却是找不出一點血痕。又有的能在燒紅的石上走。一遭足上不起一個小泡。有的竟練得能被人活葬在泥裏。停了幾時。將他掘出來。却依舊好好的活着。至於印度的鄉村。個個人都是很愛保守古法的。所以一千年前的生活怎樣。今日的生活仍舊怎樣。幾十間泥牆的草屋。聚集在一處。就算是一個村莊。每當黎明日出之際。村夫村婦。二三成羣。男的牽着牛。女的提着桶。牽牛的口裏唱着小調。走下田裏去作工。提着桶的。說說笑笑。走到村外去汲水。她們路過一座小廟。順便就進去念一遍經。等到回來。已是燒飯時候了。他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生活。就是如此。他們非但不愛學新。而且對於新文化極端的反對。故一般教士到鄉村上去宣佈天國的道理。就不

免要受土人的攻擊。然而印度人已信教而願犧牲做教士的很多。今且舉監理會傳教士金先生所述的一件故事來表明。以下都是金先生自述的話。

「一個很莊嚴的印度律師。一天來訪我說：『外國教士啊。我也想做一个傳道人。』我怪道：『佛赫那耶根。你的進款比我們做教士的多三四倍。你爲什麼要做教士呢。況且你如若立刻就要做教士。我現在連一個銅錢的薪水都不能給你。』他慢慢地說道：『先生。我沒有問你要薪水呀。』我再辯道：『你有家室。你不能讓你的妻子兒女去喝西北風呀。』他就抵制我道：『那不要緊。我可以將我那劈爾姆的家產賣去了。充作家用。等這筆錢用盡。那時我的教友。或者也願捐錢供給我的家了。』我見他如此熱誠。也未便阻止。就允許他到劈爾姆及劈爾姆鄰近的鄉村上去講道。

他本一片誠心的要去教導一般無知的愚民。豈知善心反招惡報。講道不多幾天。當地的居民就將他的房屋燒燬了。幸虧沒有傷什麼生命。然而房屋器具已盡成焦土。我得信趕去看見燒剩的椽子上覆了一層稻草。他們一家人都坐在底下。我對此情景大爲傷感。但是他們自己却仍舊有很快樂的樣子。我就一同坐下。提議請他們同我作一祈禱。我先禱說：『父呀。這個人因爲要宣佈你的真道。他的房屋被人燒燬了。求主再給他一座房子。奉基督的聖名啊們。』

我祈禱完畢了。就請佛赫那耶根作禱告。

他禱道：『主呀。我沒有向這位西國教士討什麼薪俸。因爲我不願人家以金錢來酬報我的工作。父呀。祇求你將這村上衆人的心付給我。作薪水。以便我可以領他們進入你的國啊們。』我聽了他的祈禱。覺得自愧。他的祈禱與我的祈禱比較起來。我的祈禱越顯出淺近沒價值了。

這時他的妻子和他的兒女都跪在他的旁邊。他們穿得非常清潔。我想他們一定也能祈禱。就對他妻子說：「姊妹，請你也作一個祈禱。」

她就禱道：「父呀，求你赦免這班燒燬我們房屋的村民，饒赦他們的罪過，救他們的靈魂，使他們也能進入你的天國啊。」由此看來，可見他們一家人都是虔誠的。我心中非常佩服。

一年之後，佛赫那耶根竟領了三百六十人進入基督的國度。這三百六十個人的靈魂，自然比一宅房子貴重得多了。耶穌說：「我們應該為敵人祈禱。」他為他的仇敵祈禱，他果真收着了他的效果。所以他無論到什麼鄉村上去佈道，村民都來就他，要受洗禮。

過了兩年，他的兄弟也來對我說：「先生，我也願意去傳教。」我知道他本來熟悉聖經，而且是非常虔誠的。他現在既然來問到我，足見他一定是真心要去傳道。我就問他道：「你知道我給哥哥的薪水是多少？」他道：「我知道的。」我再問道：「你也願意教他的法麼？」他答道：「我自然願意的。」我就派他到鄰近的一個鄉村裏去做牧師。那個鄉村裏有一百六十五個基督徒，都是從他哥哥手裏進教的。他每月的薪水和他的哥哥一樣。一個錢都沒有，而且還要住自己的房子。然而他却是十分高興的去做工了。這個村上的八大半都不識字的，他要教他們識字。他就在村裏創設了一個小學。無論什麼人都可以去讀的。他們因為沒有正式的禮拜堂，每次聚會總是聚在一個牛棚裏的。後來他們捐到了五十塊洋錢，就將牠改造了一座禮拜堂。有一天，這位牧師正立在牆上助泥水匠作工，忽有兩三個人走到牆腳邊來，喊道：「牧師先生，請你快快下來罷。我們這個村裏用不着什麼禮拜堂，你若不停工，恐你不得好死。」他旋轉頭來，對他們說道：「朋友呀，我所造的禮拜堂，是為基督造的，他會保護我們為他

「作工的人。」

禮拜堂造成之後。他寫信給我。請我去行落成禮。我揀定日期。就到他們鄉間去。他們基督徒都聚在一起。要做一個極盛的遊行。男人手裏個個握了火把。前面有一班音樂隊。後面有許多婦人孩子唱着各種讚美詩。他們請我坐在一輛喜事用的車子裏。跟在最後。我們從這條街遊到那條街。足足走了兩三點鐘。然後大家都聚在禮拜堂內行落成禮。

行畢了禮。我才走出禮拜堂。他就對我說：「今日太晚。你不能回去了。我已為你預備了宿舍。」就領我走進一所石頭的房子。裏面佈置了一張牀。我們兩個人因為日裡忙得過分。都忘記了吃飯。這時覺得餓了。他就領到一家熟識的飯館裏去吃飯。吃到一半。他忽然昏了過去。我仔細一查。知道有人在他的飯裏下了毒藥。看他在地上翻來覆去。實在難堪。立刻打電報去請他的哥哥來。等他走到。可憐兄弟已經只剩一口氣了。

我見佛赫那耶根站在我面前。他的眼眶裏滿了愁淚。他的胸膛時漲時落。似乎含着一種哭不出的嗚咽。我就悽然對他說：「你們弟兄兩個的苦。已嘗夠了。他們先燒燬了你的房屋。現在又藥死了你的胞弟。恐怕將來就不免要暗殺你了。你還是放棄了傳道的工夫。仍舊去做律師罷。」我講了。向他注視。見他的眼淚雖是點點的落下來。然而他却強作笑容對我說：「教士先生呀。我的兄弟生前既做一個誠篤的聖徒。他現在為道捐軀。已成了萬古的義士。他的工夫不已經告成了麼。如其上主也能使我享受這樣的死法。那我真感謝不盡了。」

模曲勒的神

我才下模曲勒的火車。我的眼光就不知不覺的注射在一個印度女子的身上。她的頭帕顏色又鮮明。式樣又新奇。她的衣服也是非常的華麗。我本來想立刻要回到模曲勒的教士住宅去休息的。然而我現在看見了這個婦女。我就設想與其回教士住宅去閒坐。還不如跟這個女子到市場裏去走一趟的爲妙。

她走到了市場上。就走進一戶賣小孩帽子的鋪子。裏面陳設着各種樣子的男女小孩帽子。她很留心的將各種帽子看了一遍。她就拾起一只白綢繡金花的帽子仔細考察了一番。問店主道：「這只帽子要幾個錢？」店主隨口將這帽子的價錢告訴了她。她躊躇了一回。終究將牠買了。她買好了。將這只帽子套在她自己的手上。一路慢慢的跨出店門。一路很羨慕的神氣向手上的帽子看着。自己說道：「我知道這個帽子戴在他的頭上一定好看的。」

正在她幻想的時候。不料有一隻猴子。暗地裏從屋頂上跳到屋簷旁邊的一株樹上。從樹枝上爬下來。就將女子手上的一只帽子隨手奪了去。那猴子又從新跳上屋。坐在屋簷上。將那只帽子撕得粉碎。又將那撕破的帽子一塊一塊拋下來。那女子却嚇呆了。立在街中。祇是呆看。

模曲勒城裏的猴子。簡直是一種有害物。居民雖然痛恨這班猴子。然而因爲這班是神聖的猴子。沒有人敢去傷害他們。人民恐怕干怒猴王。就讓猴子去隨意撕東西。幹壞事。而猴子就一天放肆一天。他們現在站在路旁。看他撕女子的帽。他們雖然憐憫那個女子。然而他們沒有一個敢除掉那個猴子。一個旁觀的老人對女子道：「我的女兒呀。這麼一點小損失。算得什麼。忍耐些罷。免得去干猴神海那門的怒。」

女子眼看她的帽子被猴子撕碎了。無可如何。只得垂頭喪氣的走了。我跟在她後面。只聽她幾次三番自言自語道。「這是一個不吉的預兆麼。這是一個不吉的預兆麼。」

我們走不到幾十步。對面來了一個托鉢僧。手裏牽着一隻小牛。這隻牛非但是特別的小。而且在背上左右兩面。各生一隻小脚。托鉢僧走到街中。就立定了。路人看見這隻古怪的小牛。就會集在牛的周圍。觀看我所跟着的那個女子。走到這裏。也就擠到人羣中去看。托鉢僧看見觀客一個多一個了。他就指着牛背說道。「將你們該奉獻與神的金錢放在這隻牛背上。那末梅海弟。誦神將降福給你們。」女子聽他說到這裏。就輕輕的問道。「真的會得福麼。」托鉢僧接着喊道。「福氣麼。那到都在乎我的一句話。我能使凶化吉。我也能使吉變凶。」

婦人就從袋裏摸出兩個銀角子放在他所指着的地方。托鉢僧看見祇有兩個銀角子。就喊道。「兩個銀角子。你想兩個角子能買什麼好運氣。拿兩塊洋錢出來。那末你的福祿將有十倍。」他說畢。他就很莊嚴的向婦人看着。她躊躇了一回。就從袋裏又摸出一塊銀洋。放在牛背上。那個托鉢僧對她嚕嚕嚕嚕說了一篇祝福的話。她就很滿意的走開了。

婦人從這條街再轉進一條街。我也就跟着她走。我們走到半路。遠遠看見一堆男人女人。都會集在一株大樹底下。我們走近的時候。方始看清楚。有一個隱居的托鉢僧。坐在他們的中間。我問旁邊的人。究竟他們爲什麼都聚在這裏。他告訴我。方才有一隻猴子。從樹頭上走過。走的時候。踏斷了一根樹枝。剛剛不巧。那根樹枝。落在托鉢僧頭上。就將他的甜夢打醒了。那個托鉢僧正在有火無發處的時候。却巧看見我跟着的那個女人。擠到前排去看。就指着她咒詛道。「願神的怒氣都降在你身上。」他這句

咒詛的說話。竟將那個女人嚇呆了。然而那個托鉢僧。却很得意的向衆人解釋道。「世界上無論什麼不幸的事情。原因總是爲着一個女人——女人——女人——處處都是女人——不知她到模曲勒來幹些什麼。」他說了這一大篇。他的怒氣就有些打消了。旋轉身來。靠在樹上。似乎在那裏默想。然而我跟着的那個女人。却被他咒詛得渾身發抖。她就跪在他面前。哀求道。「麥呵蘭健。求你赦免你使女的罪。你的使女實在愚笨。不能明白你聖潔者的道理。我自己知道我的罪。我不應該走進來。擾你神聖的默想。求你憐憫你使女的愚笨。赦免她今日的罪過。」

她不明白他爲什麼要咒詛她。然而她也不去追究他的理由。她也絲毫不去怨他咒詛的不應該。他果然是神聖的隱士。她果然是卑鄙的女子。她自然不應當走進去。擾這位神聖的隱士。然而他的咒詛。她却擔當不起。她跪在地上。向他叩頭。抱住了他的脚。哀求道。「赦免原諒寬容你的使女。最清高的隱士呀。你的咒詛是公義的。然而你的使女不過一個女人。實當不起你的公義的咒詛。求你將這句咒詛收回。」誰知他非但不理她。并且將他的足移開了。讓她去在地上叩頭。

那個女人看他不肯收回咒詛。她更加懇切的哀求。他仍舊不理會她。看客之中。雖然有爲她抱不平的人。然而因爲懼怕那個隱士的咒詛。就沒有一個敢爲她代求。

我看到這裏。却不能再忍了。我就走近他。前用印度話對他說道。「撒特黑健。這個女子沒有冒犯你。我們在這裏的人。都親眼看見的。她懇求你收回你的咒詛。是公平的。請你趕快收回你的咒詛。」我如此一番說話。不但不能提醒他。却反提起了他的怒氣。他的眼睛向我一瞬不轉的注射着。又咳了一聲。嗷。似乎要壯他精神的模樣。接着就喊道。「原來你們這般洋鬼子。就是我們的禍根。」這時他忽然旋

轉頭來。看見我手裏捏着一架快鏡。就說道：「你們帶了你們的機器。在我們全國走來走去。將我們印度一切的古蹟、聖典都照了去。不是要想毀滅我們的國嗎？咳！你們這班可惡的教士呀！」

他重復又凝神的向我看着。似乎想將他的目光來制服我的不平之氣。然而我却不怕他。我也凝神的對他看。四目對了半晌。他才恨恨地說道：「很好很好。我就將那句咒語轉到你身上。」婦人聽說他將咒語從她身上移去了。她就立刻坐直了。我就很端嚴的答他道：「很好。我十分願意代這位女子擔當你的咒語。因為你的咒語降在我的肩上。輕得猶如一片鷄毛。非特不能損害我什麼。而且反能助我與罪惡交戰。」我說完了。就等着看我這幾句說話的效果。我看他目光中有會意我說話的模樣。我就很慷慨的說道：「我今天要顯給你。看一個真基督徒的品性。你雖咒我。我倒却要祝福你。願屬靈的平安。就是物質世界上所不能供給的。也不能奪去的。能降在你的心裏。願真道的光。能照耀你黑暗的路程。願全能上帝的愛。能將你的軟弱變為強健。」他聽了我的祝福。就顯出羨慕的神氣。對衆人道：「我萬不能咒詛這樣大量的人。就是我們的神道。也不能咒詛他。這位洋先生。是一個真基督徒。我十分欽佩他。」他添旺了他旁邊的火。轉向河邊。又默想起來了。

衆人漸漸的散了。那個女人又沿河向前走去了。走近一個河邊。看見有一座黃沙塔。有許多本健立的寡婦會集在周圍敬神。我跟着的女子就向前問寡婦中的一個說道：「這個是什麼塔？」那個寡婦回答道：「這名叫撒底塔。就是當日一班貞節的寡婦同他們的死丈夫活活火葬的紀念塔。」另外一個寡婦說道：「我們的政府。出令禁止這種活葬的風俗。雖則是為體恤我們寡婦起見。然而政府却不曉得與其過我們這種苦日子。還不如像她們一次燒死的為快哩。」第三個寡婦道：「你說得這麼容易。

請你真的去實行起來。就要害怕了。前天你的手被火燙了。就叫喊起來。你將全身放在火裏燒。不怕痛死麼？」我跟着的女子道：「我自己也怕受這種痛苦。然而在於許多寡婦。我想這一次肉體的痛苦。倒比天天精神上的痛苦要好受得多。」她自己雖然不是一個寡婦。她是一個女子。但是她不能不爲她女同胞代歎不幸。

女人重新向前走。我仍舊在後面跟着。其時日已斜西。天將暮了。然而沿河的路上。滿了來來往往的燒香人。兩邊的香燭店裏。擠滿了買香燭的人。廟門口也站滿了人。女人走到這裏。疲乏已極。她就坐在河邊的一塊大石上休息。我就趁此機會。旋轉頭去。向我周圍的人看個仔細。

在我右邊。有五個村民跪在地上。跟着一個祭司。嚙嚙嚙爲他們已死的親戚念經超度。他們十分虔誠的念着。因爲他們以爲那些經實在有益於死人的。那個祭司也很急切的念着。因爲他念完之後。她們要送錢給他的。唉。同是念經超度。何以他們的宗旨相差得這麼遠呢。

有許多遲到的香客。現在還在旁邊的河裏沐浴。以便他們的肉體能成聖潔。其中有一個女子。正在行一口氣作三投水的聖禮。旁邊又有一堆人立在水中。跟着一個祭司。在那裏念經。

有一個賣花的童子。手裏攜着花籃。在人羣中穿來穿去。鼓吹一船香客買他的花去供神。因爲神道個個都愛花的。一個少年。買了一個花圈。請祭司供在那位智慧神的面前。他自己站在旁邊默禱。看他的神氣。那個少年大約是一個學生。大考的時候已到了。他或者是來求神道的保佑。使他可以升班。

我再旋轉頭來。看見那個女子。正在看河裏游來游去的海龜。這條河裏。滿了海龜。他們當這種海龜是屬乎神道成聖的。故來到廟裏燒香的人。個個都要送食物給牠們吃。否則神道要發怒的。女子對牠們

看了一回。就走到對面一月小鋪子裏。買了幾個銅元的炒米。散在河裏。頓時間海龜就將炒米吞下去了。

我又跟她走到廟宇的前面。看見一班祭司正在預備太陽下山時的火祭。現在天色雖然已經漸漸的晚了。然而太陽却還沒有完全落山。故一船在那裡等候的人。就在那裏作燈船祭。那個女子走到廟裏的一個小攤上。去買了一隻很小很小的稻草船。大約八九寸長。五六寸寬。三隻泥的小碟子。一杯子菜油。三條棉紗的燈心。四件東西買就了。她就請了一位祭司。同她一路走到水碓上去。她將油倒在三個碟子裏。將碟子放在稻草船裡。將三條棉紗的燈心點旺了。那個祭司念了一遍咒。那隻小船在河裏就隨流的去了。河裏同樣的船已不少。然而她却祇顧着牠自己的小船。她的希望都在這個小船上。她不能不急切看着她的前程。葉葉的扁舟。帶着星星的小火。在沉靜的水面上漂來漂去。猶如三三兩兩的小星。在無月的空中閃閃爍爍的發光。這般雅景。她却無心去領略。她的全心盡灌注在她隨波逐流的小草船上。

一個祭司拿了一根竹竿。在河裏動了幾次。那一陣波浪。將全數的小船都沉沒了。祇有那女子的船沒有沉沒。她心裡自然非常的高興。然而她的高興。就立刻無形取消了。第二陣波浪。將她的船也同樣的湮滅了。

在我們看來。一隻草船被波浪一打。乃是自然要沉滅的。然而在她看起來。這却又是一個不吉之兆。我聽她一路走着。一路又自言自語道。「這是一個不吉之兆麼。這是一個不吉之兆麼。」

火祭的時辰到了。三個祭司從廟裏走出來。立在廟門口搖鈴。我不知那個鈴是什麼東西做的。因為牠

們的聲音。却是和平常廟裏的鈴不同。那個鈴聲聽了。是永遠不能忘記的。衆人聽見鈴聲。就一共擁進廟裏去。我也跟着他們走了進去。

他們先念了一遍經及咒。然後一個祭司將二枝燒旺的蠟燭放在前面的一張桌子上。其餘兩個祭司也走到前面來。站在他的左右邊。一個祭司就喊道：「你們現在可以進前來摸這個聖的火。然而在你們未近火之前。你們須先將你們該獻給火神的金錢放在這個桌子上。」

衆人就急切要擁到前面來。他們的熱忱。真是可敬。我看見他們每一個人走到檯前。先將他奉獻給火神的銅錢放在蠟燭盤的旁邊。然後將他的手伸過蠟燭的火。末後又將他的手去撫他的頭。每人必須如此行三次。除非後面的人擁擠太甚。使他沒有工夫行三次。那末祇行一次也算數了。

我仔細觀察衆人的面孔。看見許多都是旅行的香客。這班男女。不知走了幾日幾夜的路程。纔走到模曲勒來進香的。又有許多農夫農婦。他們看這種火祭爲生平第一件的要事。故他們都是歷年積蓄錢財。以便今日到模曲勒來領略這火祭。其中最多的是寡婦。穿着粗布的衣服。蓬着頭。看她們的面孔。個個都是憔悴。幾乎不像活人了。唉。在他們的心裡。不知道有多少沒有人知道的慘劇悲歌呢。

我又考察那三個祭司的面孔。第一個的面孔是兇惡的。第二個的面孔是狡猾的。第三個的面孔是卑鄙的。唉。這就是領着衆人拜火神的三個祭司。

蠟燭越點越短了。前面的人如其不走得快些。後面的人要來不及行這火禮了。祭司要得不着後面人要奉獻給火神的金錢了。祭司再三催他們趕緊。然而那般愚笨的信徒。却不肯聽他們的話。而忽忽的了事。祭司長發急了。他就伸手在檯底下摸出一條包頭的布巾。將布的一端打成了一個大大的結。舉

起這條布來。就將站在檯前行火禮的一個鄉下人背上重重的抽了二下。又罵道：「你這畜生。走快些。」我周圍一看。看見我方纔跟着的那個女子。却站在後排。她雖是慢慢的走攏來。然而看她的神氣。就知道她心裏的急切。她走近的時候。我看見她旁邊走來一個女子。手裏抱着一個孩子。那個母親的身體很短小。而且看來是十分軟弱的。他們兩個一路上一路講話。那個母親上去行火禮的時候。就將孩子放在她手裏。她將孩子緊緊的抱住。然而她的眼淚。却點點的滴下來。

蠟燭越點越短了。後面的人擁得更加着緊了。兩個女人被後面的人擁得幾乎立脚不住。那少年母親方纔伸手摸着火。已被後面的人濟開了。然而那個女子。却比她強健得多。比她立得穩些。故她先爲自己摸了一次火。然後又伸手摸了火。去按在她手裏抱着的小孩子頭上。她將孩子抱到外面。就交還給他的母親。那個母親向她道了謝意。抱着孩子。忽忽的就去了。衆香客也漸漸的散了。然而那個女子。却仍舊等在廟裏。衆人散後。她就走到祭司面前。說道：「麥呵蘭健。我心裏不平安。我要懇求你的指導。」祭司假作驚奇道：「什麼。你心裏不平安。你跟着衆人行過火祭麼？」她將雙手按在胸上。似乎想勉強壓住她悲傷的模樣。說道：「我雖已摸過聖火。然而那聖火的靈。却不能安我的心。我是一個沒有兒女的女子。故我今天特來請教你的指導。」祭司又問道：「你去祈禱過神道。獻過禮物麼？」其實他並不是相信獻祭於神道能保佑她生子。他所注意的是她的金錢。然而她却竭誠的答道：「我已走遍了許多聖蹟之地。到各處去進過香。然而諸神却没有允我的請求。」第二個祭司插嘴道：「你去請求過我們模曲勒的開萊喜納神沒有？」她答道：「我今天方才到模曲勒。我還沒有機會去獻祭給開萊喜納。」第二個祭司看看她手臂上的金銀手鐲。耳朶上的耳環。頭頸上的項圈。又對她說道：「開萊喜納確

實能允你的請求。然而你務需大量奉獻。不可與他計較金銀。」第三個祭司也接着道。「你是個十分美麗而年輕的女子。神道也愛看美麗的女子。故我知道你的希望。今天一定會成就的。請你放心膽大來到開萊喜納座位的面前。」他就向其他二個祭司道。「你們也相信我們的神道。今天將應允她的請求麼？」第一個祭司手裏捏着點殘的蠟燭。很大意的答道。「啊。她的希望果真將成就了。」那第三個祭司又接着解釋道。「凡同神道最親近的人。就最易了解神道的旨意。我們歷年以來。同神道住在這個廟裏。我們自然明白神道的動作。快些跟我們進來。祇須你在這聖潔的廟宇裏留一夜。包你的希望就能實現了。」

可憐的女子。她不能會意那祭司的說話。他們朝裏面走。她也跟着他們走。我不便去阻止她。我祇好站在外面靜候。

他們正將走進裏邊住宅的門的時候。忽然在燈光下。看見有幾個青年的女子。在裏面走過。她們是神道的女兒。那個女子走到門口。她就立定了。她漸漸的會意那祭司的說話了。她頓時轉身向外走。依了來路回去了。她已脫離了祭司的虎穴。我也不去跟她了。

數年之後。我重到模曲勒的聖道學校裏聚會。有人將一個新進來學傳道的婦女的歷史講給我聽。據說她是一個印度的寡婦。自從她丈夫死後。她帶了她三歲的女兒。走遍各處去進香。然而她心中仍舊不能得着安慰。數星期前。她到模曲勒來進香的時候。她聽見一位牧師講耶穌的救法。她頓時就感化了。因為這個救法。就是她天天所尋求而沒有求到的。等牧師講完之後。她就上前去請求他的指導。那個牧師就將她送到聖道學校來學道。她現在十分用心研究聖道。因為她自己得救了。她却預備要去

救別個被黑暗所遮蔽的婦女。

下半年她同一般女人同坐在樹蔭下讀經。他們就將她指給我看。我一看她的面孔就想起了數年前我在模曲勒車站上看見的那個女子。然而我也不能斷定她就是那個女人。因為她現在蒼老得多了。我正在狐疑之間。裏邊奔出一個三歲光景的女孩。她一直奔向那女人坐着的那裏去。那個女孩頭上却戴着昔日我跟着的那個女子所戴的一頂燦爛的頭帕。她看見女孩奔過來。她就向女孩笑着。在這慈愛的母親裏。我就找到了我昔日所跟着的女子。我別離她的時候。她還在黑暗之中。我重遇她的時候。她已走入光明境界了。

拿納泰之慘禍

我記得在一千八百八十年。的六月中。曾經到過一處地方。只看見有兩個西國女傳道。這地方與最近的市場。大約相距有一百五十多里路。她們如其要買一塊麵包。或者要買一磅奶油。務要差一個人坐了牛車。到一百五十多里路外的店鋪裏去買。我們都知道。牛車的速度是很慢的。所以出去買一次東西。總須三天纔買回來。

有兩個英國的官長。與他們的家屬。住在離開她們七里路之外。然而那兩個官長。非但不贊成她們。而且十分懷疑她們。後來她們在那裏要興工造一所房子。那兩個官長與本地的土人都異口同聲的阻擋說。「建築房子。不是女子應管的事情。她們這樣做。豈不是要給本地女子一個壞榜樣麼。」他們雖然這麼的評論着。她們卻仍舊自己去買她們的磚瓦石灰等。而且親自監工。我曾經看見飛勒女士。從

早晨六點鐘起。辦理各種事情。直到晚上十點鐘止。很是辛苦。那些本地的工人。還要十分調脾。他們要想拿錢的時候。就應許明天來做。等到工錢到手。就一去幾個星期不來做工。

那周圍的村莊裏。一共有二千多居民。飛勒女士常常到村莊裏去佈道。或者發藥品給他們。

我十分體恤飛勒女士與她的同伴軸蘭克女士。她們遠離了家鄉與親友。到這裏來。未免有時候要思念家鄉。況且所作的事。又很爲難。大凡創始的人。總是要受許多痛苦的。所以上帝就感動我。爲她們祈禱。我就祈禱說：「主啊。求你感化有權人的心。使他們能想着。到這裏來造一條鐵路。以便這兩位女士能有與衆人相見的機會。能在各處有她們購買東西的地方。」我永不能忘記上帝的靈當時如何充滿我的心。我在祈禱的時候。似乎聽見有聲音回答我道：「凡是你有信心來祈求的。一切都要賜給你的。」當時我用着我信心的眼睛。看見那條鐵路已經造好了。我就站起來。對她們說：「你們將要有一條鐵路了。上帝一定會感化人來造的。」她們聽了。大家笑我。

兩年之後。我在亞非利加的時候。遇見一個西國的女士。她告訴我說。我的祈禱已經應驗了。因爲現在那裏已經有一條鐵路。並且那個車站和那兩位西國女傳道的住處很近的。

印度的天氣是很熱的。所以在九月裡。我還同了幾位朋友到拿納泰去避暑。拿納泰距離海面大約有七千多尺高。俗名叫作雲座。拿納泰是一個十分幽雅的避暑所。牠正位置在一個一百多尺深的湖邊。上雖然牠距離海面已經有七千多尺。然而牠的周圍。却還被雪頂的高峯圍繞着。那周圍的山峯。比拿納泰還要高出八千多尺。

我們上山的時候。是坐了轎子上去的。每一肩轎子。用四個人擡着。他們將我們擡到有一處地方。一定

要倒擡而行。他們以爲這樣擡着。覺得省力些。等到轎子停下來時候。只看見周圍都是白雪蓋着的山峯。太陽的亮光。照在山峯白雪上。如同銀子一般光明。我看見這種景象。心裏快樂得要歌舞起來。然而我們在這裏不能這樣做。恐怕那本地的轎夫要誤會我們。敬拜那白雪與山峯了。我同我的伴侶司拜克史女士。在山頂上散步了一回。我們的轎夫也坐在地上休息了一回。後來我們就聚在一起讀經。又做祈禱。

在九月十六號。拿納泰出了一件很悽慘的事情。那時已經下了幾個月的雨。山上的沙土。都濕透了。有些地方已經漸漸的瀉到湖裏去了。十六號的那一天。我們在早晨三點鐘。就動手將我們的東西搬到一個屋角裏去。因爲他們說。除了這屋角之外。其餘的房子。都不免要瀉到湖裏去的。離我們的教士住宅不遠。就是一個旅館。那個旅館裏。有一個女客人。正在要進飯廳去用早餐。叫她的保姆帶她的小孩子到浴室裏去洗澡。她正走進飯廳。那邊的山土忽然向下一瀉。她的小孩子同保姆就此被葬在裏面了。那時我正立在我們那洋臺上。遠遠看見山上的樹枝都在那裏搖擺。後來砰的一響。那半個山頭忽然瀉下湖裏去了。過了一刻。有二百多個人。無論外國人本地人。都在湖邊打撈那個小孩子同她的保姆。我們正爲那個母親悲歎着。不料湖邊的地面又忽然向下一瀉。那二百多個人。也就此被葬在泥土裏了。地面既向下瀉。旅館的那一半。也就隨着瀉下去了。於是旅館間壁的那個藏書樓。還有印度人的廟宇。以及一家店鋪。都瀉下去了。那個湖共有一里路寬。九里路長。那一部分的山頭。盡行倒下去的時候。那聲音如同砲聲一樣。烟塵四面都冒起來了。我終不能忘記那個時候一切驚嚇的事情。

等了一刻。就有人來叫我們逃走。因為他們說。我們的房子也將瀉下去了。我們那個時候。正在預備將一個印度女教友安葬。我們替她梳了頭。穿了一件白的衣服。將她挺在牀上。誰知上帝要親手來葬這個女人。因為那所房子。登時也就倒了。地也開了。牀與死人一切都瀉下去。她就此算葬好了。那時一般印度人都十分憤恨。因為他們的廟宇瀉下湖裏去了。他們都說。這是他們的神道發怒。因為有傳教的人住在這個山上。所以他們從此以後。就常常對於我們怒目而視。那裏地上十分的滑。所以我們逃走的時候。務須格外當心。一不留神。就要溜倒泥裏去了。有幾次。我的脚竟陷在泥裏。拔不起來。土人看見我們這個樣子。就大家取笑我們。

我們纔逃到一所房子裏。那裏的主人拿乾燥的襪子給我們換。倒了熱茶給我們喝。我們正坐在那裏休息。忽然一個西教士慕納先生奔進來。喊道：「快逃。快逃。凡在山這邊的房子。都要瀉下去了。快快逃到山那邊去。」我們聽了他的說話。就此赤着脚再逃。有一個女人手裏還抱着一個快斷氣的孩子。我們跑了三。里多路。纔到了山的那邊。找到一家蘇格蘭人的屋裏去休息。有許多女人。因為她們的丈夫已壓死了。都在那裏痛哭。吃過晚飯之後。慕納先生又走到外面去。幫助本地的那些教友。

他去了大約半點鐘。我心中忽然有一種說不出的恐嚇與悲傷。我就走到外面一間房裏去祈禱道：「神啊。我現在走出去。是沒有用處的。然而我覺着一個人。現在是在十分危險的地步。我爲他祈禱。以便他能救人。」後來我回到那間房裏去的時候。我看見每個人都是十分的安靜。且都在那裏談論着。然而那種莫名其妙的悶苦。又在我心中發生起來了。我就對他們說道：「讓我們一同跪下來祈禱。因爲我性靈裏覺着現在有人正在危險之中。」於是大家就一同跪下來祈禱。大約半點鐘之後。慕納先

生回來。告訴我們說。他剛纔遇了危險。幾乎不得回來。我們拿他的表來一對辰光。果然他遇危險的時候。剛剛是我心裏難過的時候。

慕納先生對於山上的路徑。雖然是非常的熟悉。然而那倒下來的樹木房屋。將所有路徑都遮沒了。他竟找不到他的去路。剛要誤走到一百多尺深的水裏去的時候。忽然前面來了一個閃電。將他嚇得向後一退。他就知道了。沒有墜下去。

這就是上帝的聖靈能感動人心的一個妙法子。牠能在暗中指示那班遭難的人。又能指示我們祈禱的人。可見上帝願我們隨時隨地同他接近。以便我們能明白自己的危險。且明白他人的缺少。為他人祈禱。

非洲之傳道

我在印度的孟買和客克他兩城中幫助監理會督轄監牧舉行佈道大會。效果很好。也很得他的誇獎。據他對人說。這黑婦很有聖靈的能力。到處受人歡迎。自從那次在美國祈禱會中聽她祈禱歌唱後。心中大受感動。她的臉上無時不充滿靈光。一舉一動往往顯出她有上帝那裏來的特殊神力。她為人又忠實。又慈和。作事勤敏。愛人如己。極配傳基督福音。已救了許多人歸主。堪稱是上帝葡萄園裏得力的工人。雖然反對攻擊她的人也不少。然她因此格外奮勉。替主作工。大大的榮耀上帝。有一次在客克他城所遇的事。真使我終身難忘。當時她同我們在城裏露天佈道。正值城裏居民反對基督教大運動暴發的時候。毆辱教士。擾亂秩序。已非一次。他們一聽說大佈道。便成羣結隊。蜂擁前來。其勢汹汹。她於是

跪地仰天大聲禱告。群衆見此現狀。呆了好久。作不出聲來。非但不暴動。而且有的靜立聽道。你想奇呢。不奇。還有一次。城裏最著名戲院裏的經理。來信囑我邀她於某星期晚間到他那裏去佈道。我接了這信。非常驚惶失措。也猜不透這信的用意。我將信內的話告訴了她在場的衆友。都勸她不要去。說這人的用意。或者是要戲弄她。亦未可知。不去爲妙。她答說。凡事未明真相。斷不可議論是非。或者他真心慕道。亦未可知。總之待我禱告後再決行止。後來她終究決定前去。到了那天晚上。來聽她演講的人。多至院內無插足之地。擠在院外者。尚有數百人。由我主席唱歌祈禱後。她先懇切的謝了該院經理人的美意。然後向衆大演講。在場的無不肅靜恭聽。事後經理人又對我說。她若要該院爲她佈道。無不歡迎。她在城廂內外。盡力的爲主工作。受她勸慰感化歸主得救的人。實在不少。可惜她在那裏兩年。便往緬甸去了。我得了這種誇獎。很爲上帝榮耀。

我盡力栽培我女美玉。成人極望她能有爲非洲同胞造福的志願。我亦曾禱告求上帝感動她的心。我確知如她能一心歸向主。則我所希望她要作的事。沒有辦不到的。我想起我從前怎樣將全心獻奉主。又主怎樣賜恩於我。而有今日。我不禁要鼓舞讚美主。故此深信主也必會指導安排我女爲他工作。可是主的旨意。却和我的志願不同。不久便將我女召去了。我那時雖爲她哀痛。然要成全主的旨意。不得不別謀他計。於是決定於一千八百八十二年。親往非洲西部。在那裏傳道八年。祇因氣候不宜。屢次生病。體力日衰。雖然如此。工作不敢懈怠。凡遠僻鄉村。莫不有我的足跡。無論問病佈道。不敢稍辭勞苦。我心中所引爲最痛心的。就是那裏居民。無論男女。大都喜歡喝酒。而尤以外來的白人爲最利害。對於這種的情形。傳教士和當地教牧。都不以爲意。非但不設法挽救。甚至多數人還隨波逐流。與外教人有同

化的趨勢。我不得已。竭力演講酒的害處。來喚醒他們。並創立一節制會。勸人入會禁酒。同時有一位戴立監督來到非洲傳道。我便和他聯絡一起。同作主工。那時當地的教友。欲求真正明瞭教義的。實不多見。我深深的引爲可悲。但願主派遣有智慧誠實的教士。到這裏來引導這些失散的羣羊。歸入羊圈。當我在西部害病的時候。幸得柏義先生暨他夫人和他們全家的照應。否則我或者已與世長辭了。我對於本地向未受宗教訓練的孩童們。尤爲關心。我以爲我祇須有一間破舊房屋。每禮拜天能叫他們進來。聽一兩點鐘道理。也是很好。於是禱求上帝。感化那在英美的朋友們的心。使他們慷慨捐錢來辦理事。可是一禮拜一禮拜的過去。總沒有錢寄來。我不覺心寒起來。到了末後。接着知友德韋師母來函。內附金鈔洋五鎊。我喜出望外。不知怎樣表示我對於她的感激心。從此我更覺得依賴主的人。主必聽他的禱告。使他的希望不致落空。

在非洲有幾處反對我傳道。因爲我是女的。尤其是因爲我竭力提倡禁酒。不過在別幾處所做的工作。很是順利。歸主的人也不少。我在非洲八年。覺當地人民智識淺陋。教育腐敗。非竭力改良提倡。不可。政府對於教育毫不注重。在偌大的利比亞國內。連一高等中學校都沒有。女子教育更不必說了。實在是可嘆啊。

晚年之工作

在美黑人回非。頗有爲難情形。比在美更壞。實屬害多利少。因此已回來的同胞。莫不深深的懊悔。我於一千八百九十年。攜着黑童螟蛉子。離開非洲到英國去。我因體力衰弱。懶於執筆。故此未曾預先通知。

在英的友朋。我對主說。若我能平安到利非普。於願已足。因為我當時衰弱已極。自恐不能久於人世。我在船上回思在非洲替主所作的工。雖算不得甚麼。然而上帝明白我已盡心盡意盡力的了。我往非洲是上帝差我去的。後來離開那處。也是他的旨意。我為他的緣故。甘心情願吃種種的苦。故此我如果死了。可以坦然無懼的去見上帝。感謝上帝。我和我的螟蛉子都平安到了利非普。在那裏和船上的女庶務同住。享了幾日安閒的福氣。可是不久老朋友們知道我到了英國。就都來接我。我便往司德夫萊夫人家裏去住。承她好意照拂。靜養數禮拜。費了她不少的心。此後我便被邀往倫敦。孟鳩斯德利滋。蘇格蘭。各地聚會演說。末後我便去見了德韋師母。於是動身回美。於九月初到紐約。約計別來已十二年了。今久客歸來。欲將舊有器具什物。收拾整齊。頗非易易。況子然一身。零丁孤苦。外加年紀增高。體力日衰。沉美玉去世已久。愈形寂寞。回憶十二年前的景況。不禁有今昔之感。

最先來邀我的是傑白森先生和夫人。在他們家裏住了兩禮拜。後來因為他們家裏有人生病。我的身體也軟弱。行李又沒到。諸多不便。為了靜養起見。不得不遷出。於是就有許多朋友來請我去住。可是他們常要我聚會講道。這雖是我所最喜歡的事。不過身體擔當不住。多謝上帝。他明白我的景況。就默示鄧曼夫人。接我到她約華城家裏去住。給我獨住一間房。並不收分文租金。那裡又舒暢又安靜。於是快快樂樂過了冬天。寫了許多頁的自傳。雖然我時常出門。不知道日後是否仍住下去。然而鄧曼夫人的慈惠和誠意。使我終身難忘。

後來我進了黑人救濟會。與黑人多多的接近。故此更加明白他們的困苦。不覺中心如焚。於是竭力想創設孤兒院。撫育零丁孤苦的黑童。然而力與願違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。這樣的事情。自然非錢辦不到。

我自己是黑人。又是窮人。和我同情的。也都是赤手空拳的多。力量有限。英國雖有時有錢經德韋夫人。或直接寄來。但數目不大。無濟於事。我往各處勸募。也沒甚大的效果。我雖遇着這種種的困難。但仍不失望。一心信賴上帝。毅力的進行。我預算孤兒院基本金至少五千金洋。創辦費一千。我就將這計畫。在教會報上宣佈。請求凡認識我的。每人祇要肯捐一元。那預算的數目。就不難立時湊集。以為一經宣佈。捐款必源源而來。豈知久而久之。肯解囊的寥寥無幾。然而終不灰心。還是到處賣書。唱歌。演說。募錢。後來漸漸有人表同情。竟得了不少的捐款。

到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六月底。院舍建築完工。行落成禮。院址是在伊利納斯省哈弗城北。當行落成禮的那天。天氣很壞。狂風大雨。然觀禮的人。到的不少。我心中的歡樂。非言語所可形容。我感謝上帝。答應我的禱告。成就我的希望。院舍落成之後。就有五個孤兒進來。且又收到一筆二百八十八元的大捐款。到了第二年。我們有了十六個男女孤兒。除了兩個最幼的外。餘都送往學校念書。我們院裏有自備的牛乳。蔬果。可以很快樂的度日。諸孩也很知足。

到了第三年。院裏又增加了幾個孤兒。計女的有八個。其餘都是男的。諸孩放學回來。各人都派有應做的生活。也有各種正當的娛樂。如此一年一年的過去。院裏的孤兒也一年多似一年。院中的開支也就大了起來。經濟上於是甚形支絀。

自從開辦以來。曾受院中撫育的孤兒已有六十五人。現在院中的三十一人。一切所有的經費。都由我個人負責籌付。雖遭種種困難。然賴主的扶助。仍能支持下去。

到了一千九百零九年那時。我已經七十二歲了。年老體衰。疾病叢生。同時院事更繁。內外佈置。煞費經

營。於是精力益不濟。院董事部見此情形。特發通告徵募永久基金。請求各地慈善家慷慨捐助。並起院名爲斯密安孟大孤兒院。後又添設孤兒工藝院。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。各病叢集。外加瘋濕。半身不遂。又逢冬季將近。院中經濟支絀。各事紛紜。待理甚亟。在這種情況之下。我很爲難。惟有依靠上帝。將全盤的事託付在他手裏。

到了次年。我的體力更不如前。院董事部力勸我休養。也代我尋了個替手。那時福絡立大省西白林城有一位紳士。給我造了一座住宅。叫我到那裏去過冬。那處天氣和爽宜人。或者上帝的旨意。使我能恢復康健。也未可知。

一千九百十三年七月。我的知友德韋夫人在英去世。享年九十歲。她的死耗傳到。我不禁失聲痛哭。她是我三十餘年的恩友。照拂我的地方。不可勝數。她死了。我覺得世界上再沒有第二人能像她那麼會記得我。

一千九百十四年的冬天。我想要到福絡立大去休養。但因沒有錢。去不成。後忽接到黑人婦女救濟會來函。內附捐款。始得成行。我心中的感激愉快。可想而知。那時我已辭了院中職務。專心靜養。我雖不忍離開這些孤兒。然精力不濟。實出於無可奈何。惟有求上帝祝福這孤兒院。並與他們同在。

我寫自傳。是應朋友們的再三要求。他們知道我的出身。我的境地。自小沒有受過甚麼教育。故此自傳裏如有不通之處。和文字上的缺點。他們必肯體諒我的。就是那些不相識的。讀了我的自傳。也未必會譏笑我。我寫自傳的宗旨。是序述上帝的大恩。和他怎樣指引我爲他所做的事實。也盼望凡讀了我傳的人。會更親近上帝。愛他。大大的祝福。所更盼望的。是我黑人同胞。讀了會奮興起來。到了我死之後。能

有多人繼續我未完的志向。

斯密安孟大的自傳於此告終。她於一千九百十五年四月在養病舍逝世。享壽七十有八。她的朋友們遵她的遺囑將她葬在哈弗城。至於她所創立的孤兒院已歸市政廳繼續辦理。

(完)

